論語 二

八佾
里仁
公冶長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三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通前篇末二章皆論禮樂之事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佾音逸

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胡氏曰古者有姓有氏三家為桓公之後皆姬姓又自以仲叔季分為三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天子八八六十四人諸侯六六三十六人餘倣此或曰每佾八人六佾六八四十八人餘倣

此未詳孰是左傳隱公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萬舞名公問羽數於衆仲衆音終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杜預註云人如佾數䟽引服虔云每佾八人○問八佾舊說有謂上下通以八人為佾者何如朱子曰是不可考矣然以理意求之舞位必方豈其佾少而人多如此哉

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邢氏曰僭於家廟之舞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為之則何事不可忍為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之辭洪氏曰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而云爾者正君臣之大義春秋撥亂之意也○雙峯饒氏曰忍字有敢忍容忍二義而敢忍之義為長故集註以容忍居後○趙氏曰敢忍之忍春秋傳所謂忍人是也容忍之忍春秋傳所謂君其忍之是也○雲峯胡氏曰前一忍字指亂臣賊子之

心而言後一忍字指春秋誅亂賊之法而言○新安陳氏曰自王政不綱亂臣賊子無所忌憚故敢於僭竊殊不知君子畏義安分自不忍於心豈問天吏之有無哉以此言之前說為優然自秉春秋之筆者言之則後說亦足以寒亂賊之膽也○東陽許氏曰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於廟庭此事尚可敢忍為之何事不可敢忍為之此忍字就季氏上說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於廟庭其罪不可勝誅此事若可容忍而不誅則何事不可容忍此忍字就孔子上說如此說則說得兩可字意出○范氏曰

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色界反以兩而已故兩之間不可以毫髮僭差也自八殺其兩而為六以下倣此孔子為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

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為不敢須臾處上聲

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弑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爲乎朱子曰爲人臣子只是一箇尊君敬上之心方能自安其分不忍少踰一毫僭差之意今季氏以陪臣而僭天子之佾尚忍爲之則是已絶天理雖悖逆作亂之事亦必忍爲之矣○問小人之陵上其初蓋微僭其禮之末節而已及充其僭禮之心遂至於弑父弑君此皆生於忍也故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曰敢僭其禮便是有無君父之心○南軒張氏曰季氏以陪臣而僭天子之舞自睹其數而安焉於此而忍爲則亦何往而不忍也○亂臣賊子之萌皆由於忍而已忍則安之矣○慶源輔氏曰范氏就制度上說故以容忍爲義言不可容忍之甚也謝氏就心上說故以敢忍爲義言其心既敢於此則雖極天下之大惡亦敢爲之矣○謝氏先論人心之本然以見季氏之忍心僭逆次又推極其忍心僭逆之害使讀之者惕然有警於其心而防微

謹獨之意自有不容已者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徹直列反相去聲

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助祭之諸侯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主祭者天子此雍詩之辭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朱子曰八佾只是添人數未有明文故只

就其事責之雍徹則分明歌天子之詩故引詩以曉之曰汝之祭亦有辟公之相助乎亦有天子之穆穆乎既無此義焉取此詩○雙峯饒氏曰上章是罪其僭此章是譏其無知惟其無知所以率意妄作以取僭竊之罪上章是可忍也是言其不仁此章無知妄作是言其不知惟其不仁不知是以無禮無義○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去聲所當為西山真氏曰子無父母則無此身已因父母而有此身則事親自合盡孝臣無君上則無此爵位已因君上而有此爵位則事君自合盡忠此只是盡其本分當為之事非過外也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朱子曰這箇自是不當用便是成王賜周公也是成王不是若武王賜之

也是武王不是雍詩自是成王之樂餘人自是用他不得武王已自用不得了何況更用之於他人又曰使魯不會用天子之禮樂則三家亦無緣見此等禮樂而用之○胡氏曰按禮記明堂位篇云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祭統云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禮運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魯僭天子之制三家僭魯遂至於僭天子程子所以追咎賜受皆非也周公立為經制辨名分於毫釐間將行之萬世而身沒犯之將行之天下而子孫違之豈非周公之衰乎○王氏曰未嘗有天子之容未嘗有辟公之相魯為諸侯之國自不當用而況於三家之陪臣乎季氏非僭然不知其不當用蓋一念之無君由之而不自覺則乾侯之避豈待昭公而後知哉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為國者其可不明禮分於平時及其權歸而

勢得而後從而禁之亦已晩矣○厚齋馮氏曰大夫不得祖諸侯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唯三家皆祖桓公而立廟故得以習用魯廟之禮樂而僭天子矣夫天子之禮樂作於前安然不以動其心則凡不臣之事皆忍爲之矣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爲之用也朱子曰人既不仁自是與那禮樂不相管攝禮樂亦不爲吾用矣心既不仁便是都不省了自與禮樂不相干禮樂須中和溫厚底人便行得不仁之人渾是一團私意便不奈禮樂何○勉齋黃氏曰仁者心之德心之全德即仁也游氏云人心亡矣於仁之義最親切○慶源輔氏曰不仁則心無其德雖謂之心亡可也○新安陳氏曰孟子云仁人心也放其心而不知求

游氏說當本孟子之意觀之○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朱子曰程子說固好但少疏不見得仁者本心之全德人若本然之良心存而不失則所作為自有序而和若此心一放只是人欲私心做得出來安得有序安得有和仁只是正當道理將正理頓在人心裏面方說得箇仁字全者○問禮者天理之節文樂者天理之和樂仁者人心之天理人心若存得這天理便與禮樂湊合得著若無這天理便與禮樂湊合不著曰固是若人而不仁空有那周旋百拜鏗鏘鼓舞許多勞攘當不得那禮樂○問仁者心之德也不仁之人心德既亡方寸之中絕無天理平日運量酬酢盡是非僻淫邪之氣無復本心之正如此等人雖周旋於玉帛交錯之間鐘鼓鏗鏘之際其於禮樂判為二物若天理不亡則見得禮樂本意皆是天理中發出來自然有序而和曰是○慶源輔氏曰仁義禮智皆正理也此獨以仁言

者蓋謂專言之而包四者之仁也○陳氏曰禮樂無所不在如兩人同行纔長先少後便和順無爭所以有爭只緣少長之序亂了又安得有和順底意於此見禮先而樂後無序則不必和

李氏曰 李氏名郁字光祖昭武人 **禮樂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鍾鼓鏗** 丘耕反 **鏘** 千羊反 **亦將如之何哉**

朱子曰游氏言心程子言理李氏言人此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之意蓋心具是理所以存是心則在人也○慶源輔氏曰此章禮樂正指玉帛鍾鼓言故以李說終之○雙峯饒氏曰游氏說得仁字親切而禮樂二字欠分明程子說得禮樂二字有意義而仁字不親切必合二說而一之然後仁與禮樂之義方備程子無序不和是說無禮樂之本李氏鍾鼓玉帛是說徒有禮樂之文亦必合二說而一之然後如禮樂何之義方盡集註用意精深要入仔細看○程子序字和字是就理上說若就心

上說則當言敬與和不仁之人其心不敬不和無以為行禮作樂之本雖有禮之儀文而儀文不足觀雖有樂之音節而音節不足聽○勿軒熊氏曰游氏兼禮樂之體用言程子專指禮樂之體李氏專指禮樂之用

然記者序此於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為去聲僭禮樂者發也

新安陳氏曰僭禮樂者即人之不仁者也本文無此意但以次於前二章之後故云然

○林放問禮之本

林放魯人見世之為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故以為問

勉齋黃氏曰本之說有二其一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則性者禮之本也故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其一曰禮之本禮之初也凡物有本末初為本終為末所謂夫禮始諸飲食者是也二說不同集註乃取後說曰儉者物

之質戚者心之誠則便以儉戚為
本又取楊氏禮始諸飲食以證之

子曰大哉問

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
問蓋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問
禮
之全體朱子曰兼文質本末言之有質則有
文之有本則有末徒文而無質如何行得當時
習於繁文人但指此為禮更不知有那實處
故放問而夫子大之想是此問大段契夫子
之心○勉齋黃氏曰得其本則質文華實皆
在其中蓋文之與華亦因質與誠而生也有
本則有末末固具於本矣如本有根本則有
枝葉華實其本立則此木全體枝葉華實皆
在其中也○雲峯胡氏曰須看在其中三字
得禮之本則雖不便是禮之全體而全體在
其中
矣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易去聲

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當葛反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朱子曰治田須是治得無窒礙方是熟若居喪而習熟於禮文行得皆無窒礙無那惻怛不忍底意則哀戚必不能盡○冠昏喪祭皆是禮故皆可謂與其奢也寧儉惟喪禮獨不可故言與其易也寧戚易者治也言治喪禮至於習熟也喪者人情之所不得已若習治其禮有可觀則是樂於喪而非哀戚之情也故禮云喪事欲其縱縱爾禮貴得中新安陳氏曰此禮字兼吉凶言中者無過不及也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新安陳氏曰謂未合禮之中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

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朱子曰禮不過吉凶二者上句況以吉禮言下句專以凶禮言儉戚只是以禮之本而已及其用也有當文時不可一向以儉戚為是故品節斯斯之謂禮蓋自有箇得中恰好處○曰禮初頭只是儉喪初頭只是戚然初亦未有儉之名儉是對後來奢而言蓋追說耳東坡說忠質文謂初亦未有那質只因後來文便稱為質○南軒張氏曰禮者理也理必有其實而後有其文文者所以文其實也若文之過則反浮其實而失於理矣夫禮而失於奢寧過於儉也喪而易焉寧過於戚也蓋儉與戚其實則存奢則遠於實易則亡其實其文雖備無益也○勉齋黃氏曰聖人因俗之弊感放之意而為是言本非以儉戚為可尚特與其流於文弊則寧如此耳其言之抑揚得其中正如此○葉氏曰論禮之中雖以奢為不遜儉為固與其失之不遜不若失之固猶為近本也是以用過乎儉喪過乎哀易以為小過謂過者小而得者大也

○范氏曰夫(音扶)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末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為禮之本楊氏曰禮始諸飮食故汙(烏瓜反)尊而抔(蒲侯反)飮為之簠簋(音甫軌)籩豆罍(音雷)爵之飾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記禮運篇云夫禮之初始諸飮食其燔黍捭(音擘)豚汙尊而抔飮蕢(苦怪反)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敬於

鬼神註云古未有釜甑釋米捭肉加於燒石之上而食之耳汙尊鑿地為尊也抔飲手掬之也蕢讀為凷謂摶土為桴也土鼓築土為鼓也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爲之衰音催麻哭踊音勇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記檀弓下禮有微情者節哭踊有以故興物者衰經之制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哭踊無節衣服無制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朱子曰楊氏謂禮始諸飲食言禮之初本在飲食然其用未具安有鼎俎籩豆也方其為鼎俎之始亦有文章雕鏤繁而質滅矣故云與奢寧儉又曰楊說喪不可徑情而直行此一語稍傷那哀戚之意其意當如上面始諸飲食之語謂喪主於哀戚而為之哭泣擗踊所以節之其本則戚而已○慶源輔氏曰祭與喪皆禮也范氏與其不若

之言正與夫子所謂寧字義相宜故引之為說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流於末也此常情之弊也物事也禮而儉則是事之末有文飾也喪而戚則是心之誠實自然也故為禮之本○雙峯饒氏曰放問禮之本而夫子不告之以禮之大本以其不切放故也○雲峯胡氏曰本有二其末亦不同本根之本其末為枝葉枝葉出於本根而亦能茁其本根可相有而不可相無本本始之本末流必有失禮始於儉末也必奢故曰與其曰寧孔子因末流之失不得已而為反本之論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上聲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去聲也厚齋馮氏曰諸夏諸侯之稱夏大也中國曰夏大之也

○尹氏曰孔子

傷時之亂而歎之也無非實無也雖有之不能盡其道爾鄭氏曰八佾一篇無非傷權臣之僭竊痛名分之紊亂其言與春秋相表裏有疾之辭有鄙之之辭有序之之辭有痛之之辭孰不可忍疾之也奚取於三家之堂斥之也人而不仁如禮樂何鄙之也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痛之也百世之下誦其言迺其心猶見其凜凜乎不可犯也○問程子註似專責在下者陷無君之罪尹氏註似專責在上者不能盡為君之道何如朱子曰只是一意皆是說上下僭亂不能盡君臣之道如無君也○南軒張氏曰夷狄雖政教所不加然亦必有君長以統治之然後可立也春秋之世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降而自大夫出又降而陪臣竊國命是以聖人傷歎以為夷狄且有君不如諸夏之無君也夫諸夏者禮樂之所由出也今焉若此其變亦甚矣○新安陳氏曰夏所以異於夷以有君臣之分耳今居中國去人倫反夷狄之

不如春秋所以作也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女音汝與平聲

旅祭名新安倪氏曰祭山曰旅書曰蔡蒙旅平九山刊旅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祭之僭也記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視者視其牲器之數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冉有孔子弟子名求魯人時為季氏宰救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

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厲激厲也○朱子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國內山川只緣是他屬我故我祭得他若不屬我則氣便不與之相感如何祭得他○南軒張氏曰林放猶能問禮之本泰山豈受非禮之祭鬼神雖幽不外乎理人心猶所不安神其享之乎意當冉有為其家臣時適有旅祭事故夫子欲其正救之只○陳氏曰范氏說有其誠則有其神最好誠之是真實無妄雖以理言亦以心言須是有此實理然後致其誠敬而副以實心方有此神若無此實理雖有此實心亦不歆享如季氏不當祭泰山而冒祭是無此實理矣假饒盡其誠敬之心亦與神不相干涉神決不吾享矣古人祭祀須有此實理相關然後七日戒三日齊以聚吾之精神吾之精神既聚則所祭者之精神亦聚自有來格底道理○雲峯胡氏曰林放一曾男子爾猶知厭其禮之末者泰山之神獨不惡禮之僭者乎夫子為是言豈林放請問之時正季氏旅泰

山之時歟抑林放因季氏之旅而有是問歟○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絶人盡己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諫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教誨之道也問自八佾舞至旅泰山五段皆聖人欲救天理於將滅故其哀痛一切與春秋同意朱子曰是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飲去聲

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胡氏曰大射之禮司射作三耦射三耦出次西面揖當階北面揖及階揖所謂三揖

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音置立飲也胡氏曰卒射北面揖揖如升射適次反位三耦卒射亦如之所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也司射命設豐于西楹西勝者之弟子洗觶酌奠于上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脫決拾郤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遂以執弣揖如始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立飲卒觶坐奠于豐下興揖先降所謂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也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也非若小人尚氣角力之爭也○朱子曰射有勝負是相爭之地而猶若此是不爭也畢竟為君子之爭不為小人之爭爭得來也君子語勢當如此

○慶源輔氏曰恭與遜皆禮之裁也恭主容遜主事爭則恭遜之反也君子恭遜則自無所爭獨於射則皆欲中鵠以取勝故不能無爭然其爭也升降揖遜雍容和緩乃如此是則所謂禮樂未嘗斯須去身者其爭也君子謂其異於小人之爭也以是觀之則信乎君子之眞無所爭矣○或問孔子言射曰其爭也君子孟子言射曰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此是全無爭潛室陳氏曰惟其不怨勝己者其爭也乃君子之爭而非小人之爭旣謂君子之爭則雖爭猶不爭矣君子之爭者禮義小人之爭者血氣○雲峯胡氏曰射有似乎君子此則謂射之爭也君子蓋君子於射若不能不較勝負然不勝者未嘗必有怨勝己之心勝者亦略無一點喜勝之心但惟見其相與雍容揖讓而已豈不足以觀君子之氣象乎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

何謂也倩七練反盼普莧反絢呼縣反

此逸詩也或謂即衛風碩人所云素以為絢兮一句夫子所刪也朱子曰此句最有意義夫子方有取焉而反見刪何哉且碩人四章章皆七句不應此章獨多一句而見刪必別自一詩而今逸矣倩好口輔也新安陳氏曰口輔面頰也易咸其輔左傳輔車相依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新安陳氏曰詩無此句意但下文素以為絢中涵此意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雙峯饒氏曰巧笑美目二句賦也素以為絢一句比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為飾故問之

子曰繪事後素繪胡對反

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
繪畫之事後素功周禮冬官考工記畫繢之事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凡畫繢之事後素功謂先
以粉地為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
可加文飾申解逸詩意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禮必以忠信為質此禮字以儀文之禮言猶繪事必以
粉素為先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
意朱子曰起予者謂孔子言繪事後素之時未思量到禮後乎處而子夏首以為言正所以起發夫子之意非謂夫子不能而子夏能之以教夫子也○聖人豈必待學者之言

而後有所起發蓋聖人胷中包蔵許多道理若無人叩擊則無由發揮於外一番說起則一番精神也 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見學而篇末章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楊氏曰甘受和去聲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新安倪氏日記禮器云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道猶行也引此以解此章方可通不然禮後乎一句何以知忠信當先而禮文在後乎白受采可證繪事後素而忠信可學禮可解禮後乎集註首云禮必以忠信為質亦本禮器 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新安倪氏曰學記曰善教者使人繼其志謂師善教以引其端使弟子繼師之

志而開悟也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

與言詩者以此若夫音扶玩心於章句之末則

其為詩也固而已矣新安倪氏曰孟子云固哉高叟之為詩也為猶云講治固謂執滯不通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上聲之義也

新安倪氏曰學記云教學相長也謂教者與學者交相長益○南軒張氏曰繪事後素者謂賁為之先而文在後也子夏於此知禮文之為後可謂能黙會之於語言之外矣故夫子有起予之言子夏在聖門文學之科而其所得蓋如此可謂知本矣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史記杞世家東樓公者夏后禹之苗裔也杞國名東樓公謚號也又宋世家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長子而紂之庶兄也微子名啓今云開者避漢景帝諱也徵知陵反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為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朱子曰孔子言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證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證也吾得坤乾焉說者謂夏時為夏小正坤乾為歸藏聖人讀此二書必是大有發明處歸藏之書今無傳○問孔子能言夏殷之禮而無其證是時文獻不足孔子何從知得曰聖人自是生知聰明無所不通然亦是當時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孔子廣詢博問所以知得杞國最小所以文獻不足○問夏殷之禮杞

宋固不足徵然使聖人得時得位有所制作
雖無所徵而可以義起者亦必將有以處之
曰夏殷之禮夫子固嘗講之但杞宋衰微無
所考以證吾言矣若得時有作當以義起者
固必有以處之○潛室陳氏曰三綱五常固
不待取證若其制度文為隨時損益者何限
既無文獻可證雖聖人不能意料臆說也○
雙峯饒氏曰杞宋二國文獻雖皆不足然以
杞較宋宋去殷近猶有存者杞去夏遠且不
能自振想見尤甚所以孔子又言吾說夏禮
杞不足證吾學殷禮有宋存焉或問夏殷之
後其文獻既皆不足禮不知孔子於何考證而
能言之曰殘編斷簡當時豈無存者聖人聰
明睿知得其一二則可觸類以知其餘況周
之禮實監二代而損益之則周之文亦可推
之以知夏殷忠質之變但無徵不信不信則
民不從故聖人雖能言之而終不敢筆之於
書以示後世若當時杞宋可證得聖人論著
三代之禮與周禮並存以為百王損益之大
法豈不甚妙惜乎杞宋既不足以證二代之

禮其後周之文獻亦論亡於戰國干戈與暴秦坑焚之餘三代禮樂之教影滅無復遺響於後世可歎也已○胡氏曰文獻不足非全不可考特有闕耳○雲峯胡氏曰夫子旣能言之猶曰無徵不信其謹重如此此凡三見禮運以爲之杞得夏時之宋得坤乾中庸則以爲杞不足證有宋存焉合而觀之蓋雖得夏時坤乾之文雖於宋略有存焉者然其爲文獻要皆缺略而不完也故夫子論之

○子曰禘自旣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禘大計反

趙伯循曰伯循名匡唐河東人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旣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朱子曰以始祖配祭而不及羣廟之主不敢褻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

祭事見禮記明堂位及祭統篇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爲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失之於僭違不王不禘之法矣灌者方祭之始用鬱紆勿反鬯丑亮反之酒灌地以降神也朱子曰鬱鬯者禮家以爲釀秬爲酒煮鬱金香草和之其氣芬芳條暢也○慶源輔氏曰周之祭祀先以鬱鬯灌地求神於陰既奠然後取血膋實之於蕭以燔之以求神於陽也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居隘反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僭禘元已失禮既灌懈怠爲又失禮故發此歎也慶源輔氏曰僭祭之罪雖大而其來已久且國惡當諱懈

急之失雖小然却是當時主祭者切己之實病不可不有以箴之○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證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證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由二王壞之吾舍上聲魯何適矣新安陳氏曰魯在春秋時為諸侯望國周之典禮儒書在焉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以上並禮運文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當今魯事又如此孔子所以深歎也問禘之說諸家多云魯躋僖公昭穆不順故聖人不欲觀如何朱子曰禘是於始祖之廟推所自出之帝設虛位以祀之而以始祖配即不曾序昭穆故周禘帝嚳以后稷配之王者有禘有祫諸侯有祫而無禘此魯所以為失禮也○或問禮記大傳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

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又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又下云禮不王不禘正與大傳同則諸侯不得禘禮明矣然則春秋言魯之禘何也曰成王追寵周公故也祭統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禘嘗是也魯之用禘蓋以周公廟而上及文王即周公之所出故也○慶源輔氏曰謝氏蓋併前章通論之此二章及下章或夫子一時之言或記者以類次之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去聲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答

之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眞有所不知也哉

延平李氏曰記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以其難言故春秋皆因郊禘事中之失而書譏魯自在其中今日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則是顚倒失禮於灌而求神以至於終皆不足觀蓋歎之也對或人之問又曰不知則夫子之深意可知矣旣曰不知又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則非不知也只是難言爾原幽明之故知鬼神之情狀則獨理深矣於天下也何有○朱子曰禘是祭之甚大甚遠者若他祭與祫祭止於太祖禘又祭祖之所自出如祭后稷又推稷上一代祭之周人禘嚳是也○禘之意最深長如祖考與己身未嘗遠絶祭禮

亦自易理會至於郊天祀地猶有天地之顯
然者不敢不盡其心至祭其始祖已自大段
闊遠難盡感格之道今又推始祖所自出而
祀之苟非察理之精微盡誠之極至安能與
於此故知此則治天下不難也○此尚明得何
況其他此尚感得何況其他○自祖宗以來
千數百年只是這一氣相傳德厚者流光德
薄者流卑但法有止處所以天子只是七廟
然聖人心猶不滿故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
以始祖配之然已自無廟只是祔於始祖之
廟然又惟天子得如此諸侯以下不與焉故
近者易感遠者難格若祖淺之人他誠意如
何得到那裏不是大段見得道理分明如何
推得聖人報本反始之意如此深遠非是將
這事去推那事只是知得此說時則其人見
得道理極高以之處他事自然沛然也○天
地陰陽生死晝夜鬼神只是一理若明祭祀
鬼神之理則治天下之理不外於此七日戒
三日齋必見其所祭者故郊焉則天神格廟
焉則人鬼享此可謂至微而難通者若能如

此到得治天下以上感下以一人感萬民亦初無難者○問魯之郊禘自成王之賜伯禽之受不是了後世子孫合如何而改曰時王之命如何敢改曰恐不可自改則當請命於天王而改之否曰是○黃氏曰根於天理之自然謂之仁形於人心之至愛謂之孝真實無妄謂之誠主一無適謂之敬仁孝誠敬凡祭皆然交於神明者愈遠則其心愈篤報本追遠之深則非仁孝誠敬之至莫能知之行之也其為說精微深遠豈或人所能知況又魯所當諱乎以報本追遠之深而盡仁孝誠敬之至即此心而充之事物之理何所不明吾心之誠何所不格哉○西山真氏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我之有此身出於父母也父母又出於祖祖又出於始祖始祖又出於厥初得姓受氏之祖雖年代悠遠如自根而幹自幹而枝其本則一而已矣故必推始祖之所自出而祭之則報本反始之義無不盡矣若非仁孝誠敬之極至豈能知此禮而行之乎蓋凡人於世之近者則意其精神未散

或嘗逮事而記其聲容必起哀敬之心而不敢忽若世之遠者相去已久精神之存與否不可得而知又素不識其聲容則有易忽之意故禘禮非極其仁孝極其誠敬者不能知其禮不能行其事苟能知此理矣則其他事物之理又何難知之有苟能感格矣則推而格天地者此誠而已推而感之其他則亦此誠而已故曰理無不明誠無不格於治天下何難哉○厚齋馮氏曰中庸云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蓋夫子嘗爲郊社禘嘗發此語至此復指其掌以示或人也○雲峯胡氏曰於禘而洞幽明之理者理當無所不明矣於禘而極感格之誠者當無所不格矣始曰仁孝誠敬之至末獨曰誠誠仁孝敬皆不可不誠而誠之至者仁孝敬當無不至也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

於孝祭神主於敬新安陳氏曰以下句祭神見上單一祭字爲祭先祖也

愚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朱子曰孔子祭先祖孝心純篤雖死者已遠因時追思若聲容可接得竭盡孝心以祀之祭外神如山川社稷五祀之類與山林溪谷之神能興雲雨者此孔子在官時也盡其誠敬儼然如神明之來格得以與之接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而如在之誠則一○問人物在天地間其生生不窮者理也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也氣聚在此則理具於此今氣已散而無矣則理於何而寓邪然吾之此身即祖考之遺體祖考之氣流傳於我而未嘗亡也其魂升魄降雖已化而無然理之根於彼者既無止息氣之具於我者復無間斷吾能盡誠敬以祭之此氣既純一而無所雜則此理自昭晰而不可掩此其苗脈之較然可觀者也日入之氣傳於子孫如木之氣傳於實此實之傳不泯則其生木雖枯毀無餘而氣之在此者

猶自若也此等處從實事上推之自見意味
○問先生答廖子晦云氣之已散者既化而
無有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故
上蔡言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
此是說天地氣化之氣否曰此氣只一般若
說有子孫底引得他氣來不成無子孫底便
絕無了如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
者如太公封於齊便祭爽鳩氏之屬蓋他先
主此國來禮合祭他惟繼其國者則合祭之
非在其國者便不當祭道理合如此便有此
氣使無子孫其氣亦未嘗亡也要之通天地
人只是這一氣所以說洋洋乎如在其上如
在其左右虛空逼塞無非此理自要人看得
活難以言曉也○問天地山川之屬分明是
一氣流通而亦兼以理言之上古聖賢則專
以理言曰有是理必有是氣問上古聖賢所
謂氣只是天地間公共之氣若祖考精神畢
竟是自家精神曰祖考亦只是這公共之氣
此身在天地間便是理與氣凝聚底天子統
攝天地負荷天地間事與天地相關這心便

與天地相通如諸侯不當祭天地與天地不相關便不能相通聖賢道在萬世功在萬世今行聖賢之道傳聖賢之心便是負荷這物事這氣便與他相通如釋奠列許多籩豆禮儀不成是無此氣姑漫為之○問虛空中無非氣死者既不可得而求矣子孫盡其誠敬則祖考即應其誠還是虛空之氣自應吾之誠還是氣只是吾身之氣曰只是自家之氣蓋祖考之氣與已連續○問非所當祭而祭則為無是理矣若有是誠心還亦有神否曰神之有無也不可必然此處是以當祭者而言若非所當祭底便待有誠意然這箇都已錯了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與去聲

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已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 慶源輔氏曰有故謂疾病或不得已

之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齊側皆反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記坊記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爲尸註云承猶事也又祭義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祭之日入室僾音愛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音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音慨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己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朱子曰誠者實也有誠則凡事都有無誠則凡事都無如祭有誠意則幽明便交無誠意便都不相接○神明不可見惟心盡其誠敬專一在

於所祭之神便見得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然則神之有無在此心之誠不誠不必求之恍惚之間也○胡氏曰祭先所以感通者吾身即所祭先祖之遺也祭神所以感通者吾身即所祭神之主也因其遺因其主而聚其誠意則自然感格所謂有其誠則有其神也○雙峯饒氏曰范氏意是說有此誠時方有此神若無此誠則併此神無了不特說神來格不來格也

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為實禮為虛也

慶源輔氏曰禮為虛非言凡禮皆虛特指攝祭之禮而言耳誠為實則指如在之誠意言也○新安陳氏曰范氏有其誠之誠專指誠敬之實心言非但指誠實之實理言蓋古禮所祭未有不合實理之神此章本旨主於如在之誠必盡如在之實心斯見所祭之為實有矣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

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爲奧竈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其祀戶孟夏祀竈中央祀中霤孟秋祀門孟冬祀行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略如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陘音刑祭畢而更設饌於奧以迎尸也

朱子曰陘是竈門外平正可頓柴處陘非可做好安排故又祭於奧以成禮五祀皆然問五祀皆有尸以誰爲之曰今無可考但墓祭以家人爲尸以此推之祀竈之尸恐膳夫之類祀門之尸恐閽人之類祀山川則虞衡之類儀禮周公祭泰山召公爲尸○問主與尸其別如何旣設主祭於其所又迎尸祭於其奧本是一神以奧爲尊以主爲卑何也曰不是尊奧而卑主但祭五祀皆設主於其處則隨四時更易皆迎

尸於奧則四時皆然而其尊有常處耳○雙峯饒氏曰五祀先設主席而祭於其所親之也後迎尸而祭於奧尊之也祭於其所近於褻止祭於奧又非神所栖故兩祭之以盡求神之道也故時俗之語因以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新安陳氏曰奧乃一室中最尊處五祀皆迎尸於奧雖有常尊然戶竈之類乃祭之主而奧非祭之主也以奧之尊見竈為卑賤夏屬火竈以火爨夏祭主之當夏之時行夏之事喻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賈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以奧比君以竈比權臣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天即理也其尊無對非奧竈之可比也逆理

則獲罪於天矣豈媚於奧竈所能禱而免乎朱子曰獲罪於天只是論理之當否不是論禍福問獲罪於蒼蒼之天抑獲罪於此理曰天之所以爲天者理而已天非有此道理不能爲天故蒼蒼者即此道理之天○慶源輔氏曰凡物必有對惟天則無所不包惟理則無所不在故尊而無對○吳氏曰天雖積氣理寓氣中逆理則得罪於天而禍及之矣○新安陳氏曰天即理也一句是昭昭之天合人心之天言之理原於天而具於人心逆理則自欺此心之天是即欺在天之天而獲罪非自外至矣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媚竈亦不可媚於奧也朱子曰緊要是媚字不好○雲峯胡氏曰纔說媚字便已非理非理則獲罪於天矣○謝氏曰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使王孫賈而知此意不爲無益使其不知亦非所

以取禍朱子曰王孫賈庸俗之人見孔子在衛將謂有求仕之意欲孔子附已故有媚奧與媚竈之言彼亦雖聞有孔子之聖但其氣習卑陋自謂有權可以引援得孔子也子曰不然者謂媚奧與媚竈皆非也天下只有一箇正當道理循理而行便是天若稍違戾於理便是得罪於天更無所禱告而得免其罪也猶言違道以干進乃是得罪於至尊至大者可畏之甚豈媚時君與媚權臣所得而免乎此是遜辭以拒王孫賈亦使之得聞天下有正理也○南軒張氏曰夫子謂苟獲罪於天則媚奧媚竈皆何所益蓋胷中所存一有不直則為獲罪於天矣夫欲求媚是不直之甚者也斯言即禱祠而論之而所以答其意者亦無不盡矣○西山真氏曰聖人道大德宏如天地故其發言渾渾乎如元氣之運不曰媚奧竈之非但言獲罪於天無所禱也亦如對陽貨但言吾將仕矣其言渾然圭角不露既非阿徇又不違忤此所以為聖人之言也常人之於權貴非迎逢苟悅則必

激觸使怒雖直言激觸者不失其正然比之
聖人氣象猶未免陷於一偏然此非勉強可
及苟欲師慕其萬一惟敬以存養使心平氣
和則庶乎其可近爾程子謂讀論語者要識
聖賢氣象如此章之類優游玩味則其氣象
可見矣又曰使王孫賈知此意則必惕然自
省平日所爲咈理得罪於天者已多是乃開
其悔悟之機也如不知此意亦不至觸之以
招禍○王孫賈衛之權臣觀聖人獲罪於天
之語則其微之深矣然他日稱衛靈公之不
已則以其國有人之故而王孫賈治軍旅亦
與焉蓋其人雖不善至於治兵則其所長此
又憎而知其善之意聖人之
心至公如天地此其一事也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郁於六反

監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
益之郁郁文盛貌○尹氏曰三代之禮至周

大備夫子美其文而從之問周監二代之制而損益之其文大備亦時使然也聖人不能違時為得不從周之文乎然亦少有不從處如行夏之時乘商之輅是也朱子曰周之文固可從而聖人不得其位無制作之時亦不得不從也使夫子而得邦家則將損益四代以為百王不易之法不專於從周矣○聖人固當從時王之禮周禮之盛又非有不可從設使夫子得位有作意其從二代者不能多於從周也蓋法令既詳豈可更略略則究愈滋矣○問前章多以夫子損益四代之制以告顏子而又曰吾從周其說似相牴牾然中庸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若答為邦之問乃其素志耳曰得之○南軒張氏曰禮至周盛且備不可有加故夫子欲從周使居制作之位大體則從周其間損益之宜如夏時殷輅韶舞則有之矣○慶源輔氏曰先王之制與氣數相為始終而前後相為損益固非一人一日之所能致也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則以氣數至此極

盛而前後相承互為損益至此始集其大成也夫子美其文而從之豈苟云乎哉○新安陳氏曰周之文亦承夏忠商質之後風氣漸開人文漸著不得不然者况武王周公制作之初參酌損益良不苟矣夫子得不從之蓋從周盛時文質得宜之文非從周末文勝質之文也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大音泰鄹側留反

大廟魯周公廟公羊傳文公十三年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周公何以稱大廟于魯封魯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拜謂周公及其子伯禽始受封時拜於文王廟也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朱子曰觀或稱鄹人之子知其為少賤之時

鄹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下沒反嘗為其邑大夫朱子曰呼鄹人之子是與孔子之父相識者孔子自少以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譏之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為禮也朱子曰是禮也謂即此便是禮也○尹氏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其為敬莫大於此謂之不知禮者豈足以知孔子哉朱子曰入大廟每事問知底更審問方見聖人不自足處執事不可不問固然然亦須知聖人平日於禮固已無不知而臨事敬慎又如此也又曰平日講學但聞其名而未識其器物未見其事實故臨事不得不問耳○問每事問尹氏謂雖知亦問敬慎之至問者所未知也問所知焉似於未誠尹氏之說聖人之心恐不如是曰以石慶數馬與

張湯陽驚事相對觀之可見雖知亦問自有誠偽之別兼或人謂夫子為鄹人之子則亦夫子始仕初入大廟時事雖平日知其說然未必身親行之而識其物也故問以審之理當如此必不每入而每問也然大綱節目與其變異處亦須問也○南軒張氏曰禮以敬為主宗廟之事嚴矣其大體聖人固無不知也至於有司之事則容亦有所不知者焉知與不知皆從而問敬其事也或以為不知禮聖人告之以是禮也所以明禮意之所存也○覺軒蔡氏曰聖人聰明睿知固無不知然亦但知其理而已若夫制度器數之末掌之有司容亦有所不知者至若器物節文已經講論及今方見之亦須問然後審也○吳氏曰邑大夫稱人春秋書人者左傳多云大夫如文九年許人是也傳稱新築人仲叔于奚亦此例之子少賤稱春秋仍叔之子左傳曰弱他章賊夫人之子皆謂人之子也孟僖子曰病不能相禮使二子學禮於夫子齊黎彌曰孔某知禮而無勇則夫子以知禮聞可知矣

○陳氏曰此章須於敬謹之至處玩聖人氣象○厚齋馮氏曰或者輒稱聖人以鄉人之子而且以不知禮譏自常人處之其辭必厲否則置之不足以辨今語定氣和如酬答之常初不較其言之遜傲也夫子之德量宏哉○新安陳氏曰於此略無不平之語尤可以觀聖人氣象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爲去聲

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爲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爲的所謂鵠也新安倪氏曰侯以布鵠以革考工記曰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蓋方制其皮以爲鵠鵠小鳥而難中以中之爲儁故謂的爲鵠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禮記射義云射者所以觀盛德也但

主於中去聲下同而不主於貫革蓋以人之力有強弱不同等也記曰樂記篇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正謂此也樂記註散軍則不廢農事郊射則不忘武備射宮在郊故曰郊射貫革者射穿甲革所以主皮也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扶又反尚貫革故孔子歎之○楊氏曰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強而至聖人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朱子曰夫子亦非是惡貫革之射但是當時皆習於此故言古人之道耳如古人亦只是禮射不主皮若武射依舊要貫革若不貫革何益○先王設射謂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豈不願射得深中如射不失其馳舍矢如破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之類皆是要得透豈固以不主皮為貴而但欲略中而已蓋鄉射

之時是習禮容若以貫革為貴則失所以習
禮之意故謂若有人體直心正持弓矢又審
固若射不貫革其禮容自可取豈可必貴其
貫革哉此所以謂為力不同科也射之本意
也是要得貫革只是大射之禮本於觀德不
全是裸股肱決射御底人只要內志正外體
直取其中不專取其力耳○問古人射要如
何用曰其初也只是脩武備聖人文之以禮
樂○勉齋黃氏曰不主皮未嘗以貫革為非
也但取其中而貫與不貫不論耳雖矢不洨
而墜地不害其為中也若主貫革則唯有力
者得射世之能射者寡矣不主貫革則人皆
可射也○慶源輔氏曰時平則射以觀德世
亂則射主貫革二者固各有所宜然貫革之
射可暫而不可常武王之事是也○新安陳
氏曰儀禮鄉射禮曰禮射不主皮鄭氏註禮
射謂以禮樂射大射賓射燕射是也夫子引
儀禮之文去上一禮字若讀全句而味之意
自明白蓋有禮射有武射治世行禮射兵爭
則尚武射此言古之道也與古者言之不出

皆是言古者以見今之不古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去起吕反告古篤反餼許氣反

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餼生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

胡氏曰周禮太史頒告朔于邦國左氏傳文公十六年疏云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受之藏于祖廟每月之朔以特牲告廟受而施行之遂聽治此月之政竊意此周家所以一侯國而侯國所以奉王命之常禮也餼即特牲也必於祖廟者示不敢專且重其事也魯自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朔至十六年四不視朔左氏傳疏云此後有不告朔者亦不復書其

譏已明以後不復譏也然則定哀之時遂以不告朔為常故子貢以有司所供之羊為徒費而欲去之夫子遂責之也大抵處事之際有利害有是非主於利害則見物而不見理主於是非則見理而不見物子貢之說豈初年貨殖之心猶未脫去歟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識音志記也記其為告朔羊也而可復焉若併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惜之○楊氏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新安陳氏曰朔受之天子嚴之祖廟一禮行而尊君尊祖之大節得焉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其

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朱子曰愛禮存羊須見得聖人意思大常人只屑屑惜小費聖人之心所惜者禮所存者大也○南軒張氏曰夫子之意以為禮雖廢而羊存庶幾後之人猶有能因羊而求禮者是則羊雖虛器固禮之所寓也玩夫子之辭意則子貢之欲去羊其亦隘狹而少味矣○勉齋黃氏曰當時諸侯雖不告朔而羊尚在是禮之大體雖亡而猶有一節存也有一節則因此一節以復其大體若去羊則是併此一節之禮去之矣○厚齋馮氏曰是時諸侯固自紀元而天子所存者僅正朔此禮蓋甚重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

黃氏曰黃氏名祖舜字繼道三山人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及以為

諂故孔子言之以明禮之當然也葉氏少蘊曰如拜下之類違衆而從禮宜時人以為諂也○程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為諂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為諂而孔子之言止於如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胡氏曰聖人事君盡禮非自賢而駭俗內交以媚君也亦曰畏天命畏大人而已矣○趙氏曰聖人必至禮而止故曰盡豈於禮之外又有加益哉當時君弱臣強事上簡慢反以為諂○新安陳氏曰按黃氏就盡字上深味之程子就人字上深味之於此見得聖人意思氣象可為味聖言之法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此兩平言之正意也○呂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禮之不至事君不患其無禮患忠之不足此交互言之不責人而責己各盡所當然所以足上正意也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新安陳氏曰尹氏加一則字以此章為定公言警君之意也若為臣言則君雖不以禮臣豈可以不忠○朱子曰為君當知為君之道不可不使臣以禮為臣當盡為臣之道不可不事君以忠君臣上下兩盡其道天下其有不治者哉乃知聖人之言本末兩盡○問忠只是實心人倫皆當用之何獨於事君上說忠曰父子兄弟夫婦人皆自知愛敬君臣以義合人易得苟且於此說忠是就不足處說○厚齋馮氏曰以尊臨卑者易以簡當有節

文以下事上者易以欺當盡其心君臣以義合名分雖嚴必各盡其道三家之強惟有禮可以使之定哀以吳越謀伐則非禮矣徒激其變無益也大抵聖人之言中立不倚與時答齊景公之問亦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必有以黙動者矣本末兩盡含蓄不露此聖人之言也若乃孟子國人寇讎之喻可以警其君而不可以諭其臣責善則離之說可以告其父而不可以訓其子此聖賢之言所以有辨也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樂音洛

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

琴瑟鍾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

朱子曰此詩看來是宮中人作所以形容到寤寐反側外人做不到此樂止於琴瑟鍾鼓是不淫也若沈湎淫泆則淫矣憂止於展轉反側是不傷也若憂愁哭泣則傷矣此是得性情之正○問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詩人性情如此抑詩之詞意如此曰是有那情性方有那詞氣聲音○關雎是樂之卒章故曰關雎之亂亂者樂之卒章也故楚辭有亂曰是也前面須更有但今不可考耳○南軒張氏曰哀樂情之爲也而其理具於性哀而至於傷樂而至於淫是則情之流而性之汩矣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發不踰則性情之正也非養之有素者其能然乎○胡氏曰觀詩之法原其性情玩其辭語審其聲音而已

今性情難知聲音不傳惟辭語可玩味爾然因其辭語可以知其性情至於播之長言被之管弦則聲音亦略可見矣○慶源輔氏曰哀樂情也未發則性也由性之正故發乎情亦正○雙峯饒氏曰自他詩觀之言憂者常易至於悲傷如澤陂之詩曰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泗滂沱是也言樂者常易至於淫泆如溱洧之詩曰洧之外詢訏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是也惟關雎之詩最得性情之正○雲峯胡氏曰集註於思無邪曰使人得其性情之正指凡詩之用而言此則曰有以識性情之正獨指關雎之詩而言蓋樂不淫哀不傷是詩人性情之正也如鄭衛之詩樂過而淫哀過而傷則亦有非性情之正者矣然讀者於此有所懲創則亦可以得其性情之正集註前後可以參看○勉齋黃氏曰先生晩年再改削集註止於此章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

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宰我孔子弟子名予魯人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為主也唐孔氏曰夏都安邑宜松商都亳宜栢周都豐鎬宜栗○問以木造主還是以樹為主朱子曰只以樹為社主使神依焉如今人說神樹之類以木名社如松社枌榆社之類○沙隨程氏曰古者以木為主今也以石為主非古也戰栗恐懼貌宰我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與音余○慶源輔氏曰按甘誓曰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蓋古者建國左祖右社左陽右陰陰主殺軍行載社主以行弗用命則戮之於社也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以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本意又啓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扶又反救故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尹氏曰古者各以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於木也宰我不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問宰我所言尚未見於事如何不可救朱子曰此只責他易其言未問其見於事與未見於事所謂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蓋欲使謹於言耳○慶源輔氏曰宰我在言語之科然觀此戰栗之對則失於鑿流於妄者或不能免大凡已所未曉之事而妄言以語人不惟無益而失已欺人之弊有不可勝言者又況導人以殺戮之事哉此夫子所以深責之也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去聲桓公霸諸侯器小言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去聲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身脩德以致主於王道朱子曰局量褊淺是他容受不去了容受不去則富貴能淫之貧賤能移之威武能屈之矣規模是就他設施處說○器小是以分量言若以學問充之小須可大○問孔子見他一生全無本領只用私意小智僅能以功利自彊其國若是王佐之才必不如此故謂之器小曰是○問須是如孟子言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方是大器曰是○勉齋黃氏曰局量指心之蘊蓄規模指事之發見心者器之體事者器之用不能正身脩德則心之所向可知不能致主於王道則事之所就可知局量褊淺則規模必卑狹未有不

能正身脩德而能致主於王道者○胡氏曰局量規模以器言褊淺卑狭以小言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所以器小也本之不立也不能正身脩德以致主於王道器小之驗也效之不至也無是本則無是效也○東陽許氏曰大學之道八事先以脩身為本而後及家國天下蓋見理既明行事自然件件中節不敢踰禮犯分今管仲如此只是格物致知工夫未到見理不明故為所不當為踰禮犯分凡事都要向上不知反成小器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焉於虔反

或人蓋疑器小之為儉三歸臺名事見形向反說苑劉向說苑善說篇齊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吾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曰管子之知可與謀天下其彊可與取天下君恃其信

乎內政委焉外事斷焉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唯子是匡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朱子曰管氏有三歸不是一娶三姓女若此却是僭此一段意只舉管仲奢處以形容他不儉下段所說乃形容他不知禮處便是僭竊恐不可做三娶說○厚齋馮氏曰以歸民之左右與中故臺謂之三歸

攝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管仲不然皆言其侈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好去聲坫丁念反

或人又疑不儉爲知禮屛音丙謂之樹塞猶蔽

也設屏於門以蔽內外也趙氏曰古者人君別內外於門樹屏以蔽塞之蓋小牆當門中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好謂好會坫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此皆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古註圖說坫以木為之高八寸足高二寸漆赤中○趙氏曰古者諸侯與鄰國為好會主君獻賓賓筵前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坫上於西階上拜主人於阼階上答拜賓於坫取爵洗爵以酢主人主人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坫上主人阼階上拜賓答拜是賓主飲畢反爵於坫也大夫則無之○愚謂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

禮蓋雖不復扶又反下同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故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矣此言當深味也慶源輔氏曰器大則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心而惟義理之是行○胡氏曰奢者器之小而盈也犯禮者器之盈而溢也蘇氏曰蘇氏名軾字子瞻號東坡眉山人自脩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謂大器揚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者是也揚子先知篇或曰齊得夷吾而霸仲尼曰小器請問大器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管仲三歸反坫桓公內嬖六人而

霸天下其本固已淺矣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復宗齊左傳僖公十七年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新安陳氏曰功業無本宜仲僅可沒身公且薨於亂也

楊氏曰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略混為一途故聞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為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以詭遇為功而不知為去聲之範則不悟其小宜矣孟子滕文公下篇王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

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問使仲器局
宏闊須知我所為功烈如彼其卑豈肯侈然
自肆至於奢僭如此朱子曰也不說道功烈
卑時不當如此便是功大亦不可如此○奢
而犯禮是他裏面著不得見此些小功業便
以為驚天動地所以肆然犯禮無所忌也亦
緣他只在功利上走所以施設不過如此才
做到此便不覺自足矣古人論王霸以為王
者兼有天下伯者能率諸侯此以位論固是
如此然使其正天下正諸侯皆出於至公而
無一毫之私心則雖在下位何害其為王道
惟其摟諸侯以伐諸侯假仁義以為之欲其
功盡歸於已故四方貢賦皆歸於其國天下
但知有伯而不復知有天子此其所以為功
利之心而非出於至公也在學者身上論之
凡日用常行應事接物之際纔有一毫利心
便非王道便是伯者之習此不可不省察也
○桓公伐楚只去問他包茅與昭王不返二
事便見他只得如此休據當時憑陵中夏僭
踰稱王其罪大矣如何不理會蓋纔說著此

事楚決不肯服便事勢住不得故只尋此年代久遠已冷底罪過及些小不供貢事去問想他見無大利害決不深較只要他稍退聽便收殺了此亦是器小之故纔是器小自然無大功業○如蘇氏說見得不知大學本領所以局量褊淺處如楊氏說見得不能致主王道所以卑狹處兼二說看其義方備○慶源輔氏曰大其功所以從衆而揚其善也小其器所以即事而名其實也○才與器皆生於氣質其所能爲者謂之才其所能受者謂之器仲之才雖足以合諸侯正天下而其器之小不能大其受局於氣奪於私是以奢而犯禮苟免幸濟而其所成就者亦如此之卑也使仲而嘗學於聖人之門知大學之道而從事焉則其器之小者可以大而其才之能爲者亦將光明盛大矣○齊氏曰器小惜其度量不可以大受雖勳勞如周公猶且赤舃几几自視歉然況僅以其君伯乎然則孔子何爲大其功曰功較之名忽則有餘量較之周公則不足大其功爲天下幸小其器爲仲

惜爾○劉氏彭壽曰以霸者之功效計之則
仲亦得為春秋之仁人以王道之軌範之
則仲不免為三王之罪人此所以大其功而
小其器○歐陽氏玄曰器如物之所受淺深
限量自有不可誣者仲唯器小易盈不能使
已無三歸之奢君無多嬖之弱齊政不旋踵
而衰器之所受不過如是而止使能擴而充
之則可以拓聖賢之業載宇宙之量矣○厚
齋馮氏曰齊桓入國在魯莊九年仲始獲用
三桓之僭乃在魯襄之世距仲且百餘年
仲之僭奢蓋先諸國之大夫也夫子此章不
與仲之深矣後百年而孟氏又斥之以曾西之
所不為天下後世始知有王佐事業而仲始
卑霸圖始陋向微孔孟之論天地之正誼或
幾乎熄矣○雲峯胡氏曰三代而後中國未
有霸而仲輔其君先之未有以大夫僭諸侯
者而仲塞門反坫先之春秋正其綱故責齊
桓而不責管仲論語紀其實故責管仲而不
責齊桓蓋皆不知有大學之道者也嗚呼是
時大學之書未出也夫子而後亦既有大學

之書矣然未聞有行大學之道者何哉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語去聲大音泰從音縱

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翕合也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成如書所謂韶之九成記所謂武之六成是也

○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言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

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

朱子曰味其語勢蓋將正樂而語之之辭○南軒張氏曰周衰樂廢蓋雖其聲音亦失之矣聖人因其義而得其所以為聲音者而樂可正也○覺軒蔡氏曰始作樂之始也成樂之終也始作翕如則八音合矣從之純如則合而和也皦如則和而又有別也繹如也以成則別而又不失於和也數言之間曲盡作樂始終節奏之妙大師而可與語此其亦非常人也歟○雙峯饒氏曰此章有三節始作是其初從之以後是其中以成是其終翕合之餘有純和純和之中有明白明白之中無間斷方是作樂之妙○厚齋馮氏曰純所謂八音克諧是已皦所謂無相奪倫是已繹所謂始終相生是已○新安陳氏曰八音不合則不備故始必翕合然不可拘迫生澀故從之欲其和故然和易以混而無別故和中欲其皦然分明然分明中又不可斷續故又貴繹如而樂於是終焉自始至終合而和和而明明而

續必兼此四節不可闕一則樂之始終條理盡矣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請見見之之見賢遍反從喪皆去聲

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胡氏曰封人周官名掌為畿封而植之左氏傳所謂潁谷封人祭封人蕭封人皆此類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胡氏曰封人有請見之心則非若沮溺之狷介自高矣自言其得見君子之多則見其好賢有素而所聞不淺狹矣雖其見聖人而請問之辭不傳然意象和平進退從容出語門人又深得其大致則賢而隱於下位者也君子謂當時賢者

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自通也夫子行經衛邑而封人因請見故云然見之謂通使得見喪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意夫子失魯司寇去魯歷聘時○張氏存中曰喪欲速貧出禮記檀弓詳見孟子滕文公上篇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衆者也胡氏曰明堂位言振木鐸于朝○齊氏曰木鐸金口木舌若金鐸則金口金舌春用木秋用金文用木武用金時與事之不同也言亂極當治去聲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見夫子而還以是稱之其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朱子曰這裏儘好看如何從者見之後便見得夫子恁地這裏也見得儀封人

高慶○問儀封人亦是據理而言若其得位失位則非所及知也曰儀封人與夫子說話皆不可考、但此人辭氣最好必是箇賢有德之人一見夫子其觀感之間必有所見故為此言前輩謂作者七人以儀封人處其一以此○慶源輔氏曰聖人德容之盛觀之者固當知所敬愛矣然封人之贊夫子則因所見而驗所聞即其已然而得其將然不惟有以見見聖人之當乎天而又有以知天之不能違乎聖人也○新安陳氏曰封人一見夫子能知聖道之不終廢世道之不終亂天意之不終忘斯世可謂知足以知聖人且知天矣

或曰木鐸所以徇于道路 書曰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 言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于道路也 慶源輔氏曰前說意實而味長後說意巧而味短○雙峯饒氏曰夫子得位與不得位封人所不能知其所可知者夫子道德如是天將使振

揚文教以開天下後世也必矣或得位或周流四方皆在其中○新安陳氏曰後說與喪字及天下之無道久皆不甚相應朱子姑存之耳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韶舜樂武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朱子曰美如人生得好善則其中有德行也實是美之所以然處○慶源輔氏曰聲容樂之聲舞之容也美之實謂其聲容之所以美舜紹堯致治去聲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胡氏曰韶盡揖讓繼紹之美武盡發揚蹈厲之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

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朱子曰美是言功善是言德問說揖遜征誅足矣何必說性之反之曰也要就他本身處說使舜當武王時畢竟更彊似大武使武王當舜時必不及韶○德有淺深時又有幸不幸舜之德既如此又遇著好時節武王德不及舜又遇著不好時節故盡美而未盡善○樂觀其深矣若不見得性之反之不同處豈所謂聞其樂而知其德乎○樂便是德之影子韶武之樂正是聖人一箇影子要得因此以觀其心○韶武今皆不可考但書稱德惟善政至勸之以九歌此便是作韶樂之本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舞是也武王之武看樂記便見蓋是象伐紂之事所謂南者自南而北伐紂也氣象便不恁地和韶樂只是和而已○程子曰成湯放桀惟有慙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

然爾 朱子曰舜性之武王反之自是有淺深又舜以揖遜武以征伐征伐雖是順天應人自是有不盡善處今若要彊說舜武同道也不得必欲美舜而貶武王也不得又曰舜武不同正如孟子言伯夷伊尹之於孔子不同至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是則同也舜武同異正如此故武之德雖比舜自有淺深而治功亦不多爭○問征伐固武王之不幸使舜當之不知如何曰只恐舜是生知之聖其德盛人自歸之不必征伐耳不然事到頭也住不得如文王亦然且如殷始咎周周人戡黎祖伊恐奔告于受這事勢便自是住不得若曰奔告于受則商之忠臣義士何嘗一日忘周自是紂昏迷爾○西山眞氏曰聖人於湯武之事每微有不足之意如論樂則以武為未盡善論泰伯文王皆稱其為至德此非貶湯武也惜其不幸而為此不獲已之擧也然恐後世遂以湯武為非故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論語微有

不滿之意者恐後世亂臣賊子借湯武之名以窺伺神器也易彖革命之義者恐後世亂君肆行於上無所憚也聖人立言為後世慮至深遠矣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為本為禮以敬為本臨喪以哀為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 朱子曰居上而不寬為禮而不敬臨喪而不哀更無可據依以為觀矣寬敬哀本也其本既亡雖有條教法令之施威儀進退之節哭泣擗踊之數皆無足觀者若能寬敬哀了却就寬敬哀中考量他所行之是否若不寬不敬不哀則雖有其他是處皆在不論量之限矣○如寬便有過不及哀便有淺深敬便有至不至須是

有其本方可就本上看他得失厚薄○寬有政教法度而行之以寬耳非廢弛之謂也如敬敷五教在寬蓋寬行於五教之中也○吾何以觀之不是不去觀他又不是不足觀只為他根源都不是了更把甚麽去觀他重在以字上○南軒張氏曰居上不寬則失所以為長人之本其他雖有所為尚何觀乎為禮而不敬臨喪而不哀則繁文末節雖多亦何以觀也然寬非縱弛之謂總其大綱使人得以自效也○雙峯饒氏曰以字訓用謂用寬敬哀三者觀之也蓋有此三者則其大體已得方可就此觀其小節若無此三者則全體都不是更把甚底去看他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三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四

里仁第四

凡二十六章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處上聲焉於虔反知去聲

里有仁厚之俗爲美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爲知矣 朱子曰擇字因上句爲文問此章謝氏引孟子擇術爲證如何曰聖人本語只是擇居不是說擇術古人居必擇鄉遊必就士又問今人數世居此土豈宜以他鄉俗美而遽遷邪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近而言之若一鄉之人皆爲盜賊吾豈可不知所避○勉齋黃氏曰居必擇鄉居之道也薰陶染習以成其德賙恤保愛以全其生豈細故哉夫子稱子賤而歎魯多君子

以此也○勿軒熊氏曰學而篇言親仁此言處仁後篇言以友輔仁又言居是邦友其士之仁者居養見聞之助薰陶漸染之益皆資於人者也○雲峯胡氏曰集註仁厚之俗四字有斟酌一里之中安得人人皆仁者但有仁厚之俗則美矣○新安陳氏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人之本心是非之心知之端也不知則失其是非之本心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樂音洛知去聲

約窮困也利猶貪也蓋深知篤好去聲而必欲得之也雙峯饒氏曰知者之於仁如小人之貪利皆深知篤好必欲得之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南軒張氏曰不仁者勉強而暫處則有之差久則移於約樂無所不至矣○雙峯饒氏曰濫如水之

泛濫淫如水之浸淫久約者爲飢寒所逼而不能自守以至放蕩於禮法之外如水之溢出外去故曰濫久樂者爲富貴所溺而不能自守不知不覺至於驕奢如水之浸入裏來故曰淫濫字是窮斯濫矣之濫淫字是富貴不能淫之淫○吳氏曰約與豐對樂與憂對對擧之互文也不仁者不可一日處聖人之言待人以厚故以久長言之爾○雲峯胡氏曰仁義禮知皆吾本心而仁統三者仁一失則三者俱失矣所以於上章焉得知則曰失其是非之本心於此於不仁則直曰失其本心集註之精密如此○東陽許氏曰不仁者久約則憂患而諂諛卑屈之態生苟且邪僻之行作久富貴則佚樂而驕矜縱誕之氣長踰節淩分之事與約者日流於卑下樂者日過於僭躐是濫與淫意象

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

矣朱子曰仁者溫淳篤厚義理自然具足不待思而為之而所為皆是義理所謂仁也知者知有是非而取於義理以求其是而去其非所謂知也○仁者安仁如孟子說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這只順道理合做處便做更不待安排布置○深謂仁者淺謂知者仁者之心便是仁知者未能無私意只是知得私意不是著脚所在又知得無私意是好所以千方百計亦要克去私意○慶源輔氏曰無適不然無所往而不安也不易所守知而弗去是也○胡氏曰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被袗衣鼓琴若固有之此安仁者之久處約長處樂也原憲環堵閔損汶上魯之季文子齊之晏平仲此利仁者之久處約長處樂也○雙峯饒氏曰安仁者心與仁一仁即我我即仁故曰其仁即仁者之仁也利仁者心與仁猶二於仁猶有間故曰於仁猶未是仁不過利於仁耳

○謝氏曰仁者心

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去聲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朱子曰上蔡見識直是高諸解中未有及此者○慶源輔氏曰存言其體理言其用知者有所操存其體斯不亡有所經理其用斯不亂仁者則不待如此一體一用皆自然而然○雙峯饒氏曰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是說他仁熟處他人於此處能存於彼處或不能存於此處能理於他處或不能理唯仁者內面如此外面亦如此遠近精粗無適不然內謂存處時外謂應事接物時近謂日用常行處遠謂非日用常行處精如治詩書禮樂等事粗如治錢穀甲兵等

事存是心存理是事理安仁者非顏閔以上上聲去聖人為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不惑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朱子曰吾心渾然一理無內外遠近精粗須知非顏閔以上不知此味及到顏閔地位知得此味猶未到安處○仁知雖一然世間人品所得自有不同顏子曾子得仁之深者也子夏子貢得知之深者也○或問而今做工夫且須利仁曰惟聖人自誠而明合下便自安仁若自明而誠須是利仁○勉齋黃氏曰安仁利仁則所存者天理故安於義命所當然而物欲不能以累其心所以處約樂之久而不為之動也○吳氏曰易繫論語多以仁知並言樊遲亦再問仁知大抵學問不出知行知主知而仁主行也○雲峯胡氏曰不仁者失其本心者也安仁者本心非有所存而自不失利仁者能存其本心而惟恐失之嗚呼安之者不可

遂及失之者可為戒而守之者可為法矣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好惡皆去聲

惟之為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去聲於理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程子曰仁者用心以公故能好惡人公最近仁○朱子曰程子之言約而盡公者心之正也正者理之得也一言之中體用備矣○公正今人多連看其實公自是公正自是正這兩箇字相少不得公是心裏公正是好惡得來當理苟公而不正則其好惡必不能皆當乎理正而不公則切切然於事物之間求其是而心却不公此兩字不可少一○程子只著公正兩字解這處某怕人理會不得故以無私心解公字好惡當於理解正字有人好惡當於理而未必無私心有人無私心而未必好惡當於理然惟公而後能正公是箇廣大無私意正是箇無所偏尚處

○胡氏曰無私心體也好惡當於理用也○雙峯饒氏曰忠清章論仁是因事而原其心故先言當理而後言無私心能好惡是由心而達於事故先言無私心而後言當於理

○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如字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牽於私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

朱子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若稍有些私心則好惡之情發出來便失其正惟仁者心中渾是正理見人之善則好之見不善者則惡之或好或惡皆因人之有善惡而吾心廓然大公絕無私繫故見得善惡十分分明而好惡無不當理故謂之能好能惡○慶源輔氏曰仁者心之德純是義理纔有纖毫私欲便是不仁不仁則其好惡自然與義理相違悖矣○胡氏曰好其所是惡其所非人之至情也然有一毫私意雜乎其間則惛而不知其善愛而不知其惡者

有矣故好惡當理惟仁者能之仁者之心渾然天理無一毫私意其心之所好理之所當好其心之所惡理之所當惡也○雲峯胡氏曰好惡之心人皆有之獨仁者能之大學曰惟仁人能愛人能惡人皆須看能字好惡當於理始可謂之能不然非能好能惡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惡如字

苟誠也如苟日新之苟○胡氏曰苟字有二義有以苟且為言者苟合苟美之類是也有以誠實為言者此章及苟子不欲之類是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為惡之事矣朱子曰方志仁時便無惡若間斷不志仁時惡又生○勉齋黃氏曰人心不可兩用志於此必遺於彼所患者無其志耳夫仁者此心之全德誠志於仁則必先存此心天理之公而去其人欲之私惡念何自而生乎○潛室陳氏曰此是君子小人分路猶向東行人一心向東去無復

有回轉向西之理西行人亦然○勿軒熊氏日語言志有三曰志學曰志道曰志仁仁則直指本心尤親切矣○新安陳氏曰苟志於仁四字爲三意志於仁與志於道不同仁是道德之精純志是志向之堅定而又加以誠焉則於爲惡之事可保其必無矣○楊

氏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擧也然而爲惡則無矣

朱子曰志於仁則雖有過差不謂之惡惟其不志於仁是以至於有惡此志字不可草草看○慶源輔氏曰過擧謂或用意過當或資質之偏或氣壹之動志無惡則志爲之主也志在於仁則思慮自不到惡上矣○通書解曰有心悖理爲惡無心失理爲過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惡去聲

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或問君子而有以非道得富貴者何也朱子曰是亦一時不期而得之非語其平日之素行也○勉齋黃氏曰博弈鬬狠奢侈淫肆之類皆所以取貧賤之道不以其道者謂無此等事而爲水火盜賊註誤陷於刑戮之類以致貧賤也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程子曰無道而得富貴其爲可恥人皆知之而不處焉惟特立者能之○朱子曰不以其道得富貴須是審苟不以其道決是不可受不以其道得貧賤却要安蓋我雖是不當貧賤然當安之不可於上面計較云我不當得貧賤有汲汲求去之心○問富貴不處是安於義貧賤不去是安於命蓋吾何求哉求安於義理而已不當富貴而得富貴則害義理故不處不當貧賤而得貧賤則自家義理已無愧居之何害富貴人所同欲若不子細便錯了

貧賤人所同惡自家既無愧義理若更去其中分疏我不當貧賤便不是○富貴不以道得之如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之類○王氏曰審有兩端安只一路○葉氏曰富貴不苟處則可以長處樂貧賤不苟去則可以久處約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惡平聲

言君子所以爲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去聲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慶源輔氏曰貪字與審字相反厭字與安字相反○雙峯饒氏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名是結上生下○新安陳氏曰名者實之賓因名字而遡其實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造七到反沛音貝

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顚沛傾覆流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上聲下同之間而已也

朱子曰杜預謂草次之期言草草不成禮也便是此意左傳過信為次次亦是苟且不為久計之意苟且是時暫處非如大賓大祭之時顚沛如曾子易簀之時○無終食違仁是無時而不仁造次顚沛必於是是無處而不仁○西山真氏曰此章當作三節看處富貴貧賤而不苟此一節猶是麤底工夫至終食不違又是一節乃存養細密工夫然猶是平居暇日事可勉而至至於造次急遽之時患難傾覆之際若非平時存養已熟至此鮮不失其本心若能至此猶必於是仁乃至細密工夫其去安仁地位已不遠矣然若無麤底根基豈有遷能造於細密者故必以審富貴安貧賤為本然後能進於此乃用功之序也

○言君

子爲仁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去聲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朱子曰此言內外大小皆當理會外著不謹細行則內何以爲田地根本內雖有田地根本而外行不謹則亦爲之搖奪如世間固有小廉曲謹而臨大節無可取者亦有外面界辨分明而內守不固者○慶源輔氏曰取舍之分在外審富貴安貧賤是也而實有助於內存養之功在內所謂無終食造次顛沛之違是也而實有益於外故取舍明則存養愈精密而無違缺之處存養密則取舍愈分明而無疑似之差○雙峯饒氏曰天下之所同欲者莫如富貴所同惡者莫如貧賤雖君子之心亦無以異於人也然人之常情欲之則必趨之惡之則必避之鮮有不因是

而喪其所守者惟君子則不然於富貴未嘗不欲而得之不以其道則寧避之而不處於貧賤未嘗不惡而得之雖不以道亦寧安之而不去是何君子欲惡之與人同而去取之與人異耶誠以富貴雖可欲而所欲有大於富貴者貧賤雖可惡而所惡有大於貧賤者千乘萬鍾得之若可以為榮然義之不度而有害於吾本心之仁則適足以為辱不得之若可以為戚然命之能安而無害於吾本心之仁則乃所以為樂人能知此而於二者之間審所擇焉則天理人欲去取之分判然於中而存養省察以全吾本心之仁者自有不容已者矣是以古之君子戰戰兢兢靜存動察不使一毫慢易非僻之私得以留於其間而有終食之違焉造次之時人所易忽也而不敢忽顛沛之地人所易忘也而不敢忘必使此心之仁無頃刻之間斷無毫釐之空闕而後為至焉此其所以動靜周流隱顯貫徹而日用之間無非天理之流行也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好惡皆去聲

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眞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眞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爲仁者必能絶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 朱子曰好仁惡不仁只是利仁事却有此二等然亦無大優劣好仁者是資性渾厚底惻隱之心較多惡不仁者是資性剛毅底羞惡之心較多聖人謂我未見好仁惡不仁者又從而解之曰我意所謂好

仁者須是無以尚之惡不仁須是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是好之篤惡之切非略略恁地知好惡底○好仁者如好好色舉天下之物無以加尚之若有以尚之則其好可移矣若說我好仁又却好財好色便是不曾好仁惡不仁者如惡惡臭惟恐惡臭之及其身好好色惡惡臭皆是已身上事非是專言好他人之仁惡他人之不仁也○好仁惡不仁之人地位儘高直是難得禮記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正是此意○顏子明道是好仁孟子伊川是惡不仁○惡不仁終是兩件好仁却渾淪了學者未能好仁且從惡不仁上做將去庶幾堅實又曰好仁而未至却不及那惡不仁之切底蓋惡不仁底真是壁立千仞滴水滴凍做得事成○潜室陳氏曰性各有偏重顏子是好仁之人豈不能惡不仁然好仁意思勝如惡不仁孟子是惡不仁之人豈不能好仁然惡不仁意思勝如好仁故各於偏重處成就○蔡氏曰論資質則惡不仁者不如好仁者之渾然論工

夫則好仁者不如惡不仁者之有力要之皆成德之事○雙峯饒氏曰好仁者於好上重惡不仁者於惡上重惡不仁者未便是仁因其惡不仁也而後能為仁故曰其為仁矣其是將然之辭既惡不仁則亦將為仁矣是何也以其惡之之深不使不仁之事加於其身故也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旦奮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者蓋為仁在己欲之則是而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故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去聲下同也○問日用其力將志氣合說如何朱子曰用力說氣較多志亦在上面了志之所至氣必至焉

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人出來萎萎衰衰恁地柔弱亦只是志不立志立自是奮發敢為這氣便生志在這裏氣便在這裏志與氣自是相隨若真箇要求仁豈患力不足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蓋疑辭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不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蓋不敢終以為易而又歎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朱子曰有一般人其初用力非不切至到中間自是欲進不能所謂力不足者中道而廢正是說此等人這般人亦未之見可見用力於仁者之難得也○此章言仁之成德雖難其人然學者苟能實用其力則亦無不可

至之理但用力而不至者今亦未見其人焉此夫子所以反覆而歎息之也慶源輔氏曰此章三言未見而意實相承初言成德者之未見次言用力者之未見未又言用力而力不足者之未見無非欲學者因是自警而用力於仁耳○雲峰胡氏曰好仁惡不仁者利仁之事用力於仁者勉行之事皆未之見可歎也用力而未至者亦未之見益可歎也然不必謂世無其人但謂我未見其人猶有不絶望之意焉其勉人也切而待人也厚可於此觀聖人之心矣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

於忍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朱子曰君子過於厚與愛雖是過然亦是從邪仁中來血脈未至斷絶若小人之過於薄忍則仁之血脈已斷絶謂之仁可乎○人之過不止於厚薄愛忍四者伊川只是舉一隅耳若君子過於廉小人過於貪君子過於介小人過於通之類皆是然亦不止此但就此等處看則人之仁不仁可見而仁之氣象亦可識故但言斯知仁矣○劉氏云周公使管叔監殷而管叔以殷叛昭公不知禮而孔子以為知禮實過也然周公愛其兄孔子厚其君是乃所以為仁也○觀過斯知仁猶曰觀人之過足知夫人之所存也若於此而欲求仁之體則失聖人本意矣○慶源輔氏曰人情於人之過失多不致察故夫子發此數耳○蔡氏曰聖經渾涵宏博但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而厚薄愛忍自無不包但曰觀過而觀人自觀自無不備但曰斯知仁而仁不仁皆在其中矣○潛室陳氏曰過於厚處

即其仁可知過於薄處即其不仁可知觀其人之過可以知其仁不仁矣中含不仁字○或曰聖人只說知仁尹氏又說人之仁不可見何也雙峯饒氏曰他見各於其黨兼君子小人而言故下句亦作仁不仁說要之上文雖兼兩邊其意實重在這一邊觀過知仁恐只說這一邊好底言雖過也然因其過猶足以見其仁如周公孔子之過是也若小人則無處不薄無處不忍何待其無過處然後知其不仁

○吳氏曰後漢吳祐謂掾俞絹反以親故受汙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後漢書吳祐順帝時遷膠東侯相祐政唯仁簡以身率物吏人懷而不欺嗇夫孫性嗇夫小吏也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促歸伏罪性慙懼詣閣持衣自首祐屏音丙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汙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父還以衣遺去聲之愚按此亦但言

人雖有過猶可卽此而知其厚薄非謂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勉齋黃氏曰人雖有過不可以其過而忽之於此而觀其類乃可以得其用心之微也或謂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記禮者之意亦可取乎曰如此則是必欲得其人之過而觀之然後知其仁恐非聖人之意也○雲峯胡氏曰人之過兼君子小人而言觀過獨指君子而言仁者人之本心也君子不失其本心故觀其無心之過猶可知其本心之存小人本心已亡矣又何觀焉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扶又反遺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

胡氏曰夫子但以夕死爲可而今兼生順言之者惟其生順而後死安也果能有所聞必不肯置身於一毫不順之地矣○新安陳氏曰生順死安四字本張子西銘存吾順事歿吾寧也

○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又曰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爲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爲可乎

程子曰聞道知所以爲人也夕死可矣是不虛生也○朱子曰道只是事物當然之理只是尋箇是處若見得道理分曉生固好死亦不妨夕死可矣只是說便死也不妨非謂必死也○道誠不外乎日用常行之間第恐知之或未真耳若是知得真實必能信之篤守之固幸而未死則可以充其所知爲聖爲賢萬一即死亦不昏昧過了一生如禽獸然是以爲人必以聞道爲貴也○聖人非謂人聞道而必死但深言道不可不聞耳蓋將

此二句來反之曰若人一生而不聞道雖長生亦何為人而聞道則生也不虛死也不虛若不聞道則生也枉了死也枉了○聞道不止知得一理須是知得多有箇透徹處○潛室陳氏曰此聞非謂耳聞謂心悟也即程門所謂一日融會貫通處為學若不見此境界雖皓首窮經亦枉過一生若已到此境界雖死無憾亦不虛了一生也○厚齋馮氏曰人不知道有愧於生道罕得聞人無不死使識聞道雖死何憾曰可矣非謂必至於死也○齊氏曰子貢猶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必如曾子之唯而後能聞爾○雙峯饒氏曰人不聞道則動作云為是非皆不知寘行而已枉在天地間做人既聞道方知為子必不可不孝為臣必不可不忠每事順理而行生既順理則俯仰無愧其死方安問如曾子得正而斃方死而安曰曾子唯聞道所以須要易簀曾元唯未聞道惟知以姑息愛其親故以幸至旦為請此章重在聞道不在死生○雲峯胡氏曰道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聞道者此

心真有得乎此理朝聞道朱子所謂一旦豁然貫通者也苟無平日積累之勤必無一朝頓悟之妙謂之人而昧其所以為人之理與禽獸草木同生死可乎不可乎縱使有長生不死之說亦復可乎不可乎可矣二字令人惕然有深省處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為恥其識趣七住反向也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程子曰志於道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華陽范氏曰志於道者重內而忘外恥惡衣惡食者未能忘外也徇其外而無得於內矣夫豈足與議哉○問志道如何尚恥惡衣食朱子曰有這般半上落下底人也志得不力只名

為志道及外物來誘則又遷變了○問志於仁則能無惡志於道乃猶有此病何也曰仁是最切身底道理志於仁大段是親切做工夫所以必無惡志於道則說得來闊凡人有志於學皆是也若志得來汎而不切則未必無恥惡衣食之事○求安與飽者猶以適乎口體之實也此則非以其不可衣且食也特以其不美於觀聽而自愧焉若謝氏所謂食前方丈則對客泰然蔬食菜羹則不能出諸其戶者蓋其識致卑凡又在求飽與安者下矣○陳氏曰志方求而未真有得安保其無外役○以分之○西山真氏曰志於道者心存於義理也恥衣食之惡者心存於物欲也理之與欲不能兩立故聖人以此為戒也學者必須於此分別得明自然後可以進道不然則亦徒說而已顏子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此是不恥惡食子路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此是不恥惡衣前輩有云咬得菜根何事不可為是亦此意○葉氏曰心一而已役於物則害於道篤於道則忘於物

天理人欲消長之機聖人之所深辨而學者之所當加察也○王氏曰未字見聖人待人寬厚處兩何足字是先儒鞭迫緊切處○新安陳氏曰內重而見外之輕得深而見誘之小斯人也與之議道則識高明而論精微今云學道而尚羞惡衣食則與不學無識之俗人何異其內不重得不深可知矣言此以厲爲士而識趣卑陋者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適丁歷反 比必二反

適專主也春秋傳 去聲 曰吾誰適從是也 左傳僖公五年晉侯使士蔿爲二公子築蒲與屈士蔿退而賦曰狐裘尨茸 尨音蒙 茸以狐腋爲裘貴者之裘也尨茸亂貌言貴者之多也蒲居大都耦國故獻公與二公子鼎立爲三 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言城不堅則爲二公子所怨堅之則爲固仇不忠無以事君故不知所適從

莫不肯也比從也勉齋黃氏曰於天下言於天下之事無不然惟義之從不可先懷適莫之念也○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不幾平聲於猖音昌狂自恣乎此佛老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住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朱子曰義是吾心所處之宜者見事合恁地處則隨而應之更無所執也義當富貴便富貴義當貧賤便貧賤當生則生當死則死只看義理合如何○慶源輔氏曰道是體義是用聖人之學以道為主而隨事泛應有義存焉處物為義心無適莫只看義合如何雖若有所倚而實無所倚道義變動不居未嘗有所倚著故也

無適莫而不主於義則猖狂妄行無適莫而義之比則歩歩著實也○雙峯饒氏曰心不可先有所主當於事至物來虛心觀理惟是之從而已老主虛佛主空自謂無所住著似乎無適莫然無義爲之據依故至於猖狂自恣問吾儒異於二氏者何在曰吾儒則見虛空中礙塞皆是實理故未應則無思無爲而此理已具已應則無適莫而惟義之從○東陽許氏曰無適莫者有義爲之主無可無不可者義在可則可義在不可則不可爾心無任者應事則可亦可不可亦可也何獨應變不同於聖人其應常亦未嘗有同也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上聲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

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矣○尹氏曰樂音洛善謂懷德惡烏路反不善謂懷刑所以為君子苟安懷土務得懷惠所以為小人問所貴乎君子者正以其無所待於外而自脩也刑者先王所以防小人君子何必以是為心哉朱子曰無慕於外而自為善無畏於外而自不為非此聖人之事也若自聖人以降亦豈不假於外以自脩飾所以能見不善如探湯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皆為其知有所畏也所謂君子者非謂成德之人也若成德之人則誠不待於懷刑也但言如此則可以為君子如此則為小人○樂善惡不善猶曰好仁惡不仁必以刑言則管仲所謂畏威如疾申公巫臣所謂慎罰務去之之謂大抵懷德之君子不待懷刑而自安於善懷土之小人特欲全其所保而未必有逐利貪得之心其為善惡亦各有深淺矣○問此章君子小人所懷不同與周比和

同相反者無異否雙峯饒氏曰懷土懷惠固皆是為利然與邪為惡底小人又似少異但用心既殊其終亦必至於相反○雲峯胡氏曰論語以君子小人對言者甚多他章多指其所為者言此章則指其所思者言所為者行事之著所思者心術之微也○新安陳氏曰懷德者安於善懷刑者畏法而不敢為不善懷土者自戀其所有懷惠者貪得人之所有又此所謂懷土與易所謂安土不同易與樂天敦仁連言有安分不外求之意此則集註曰溺其所處之安又曰苟安其相去遠矣○東陽許氏曰德者人得於天之善理即大學所謂明德君子常切思懷念念不忘欲至於至善之地小人不知有此徇其欲心惟思自逸不能還善以成德君子常念刑法之可畏而自守其身不至於犯之小人但思惠之利之所在不能擇義惟務苟得雖有刑法在前亦不顧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放上聲

孔氏曰孔氏名安國西漢人放依也多怨謂多取怨○

程子曰欲利於已必害於人故多怨朱子曰放於利而行只是要便宜底人凡事只認自家有便宜處便不恤他人所以多怨○勉齋黃氏曰謂之放則無一言一動不在於利也謂之多則其怨之者不但一二人而已惟其放利所以多怨○雙峯饒氏曰事事依利而行則利已害人處必多所以多怨多字從放字上生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

讓者禮之實也王氏曰讓以心言故曰禮之實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為國則何難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矣而況於為國

爭

問讓者禮之實也莫是辭讓之端發於本
心之誠然故曰讓是禮之實朱子曰是若
玉帛交錯固是禮之文而擎拳曲跽升降俯
仰也只是禮之文皆可以偽為惟是辭讓方
是禮之實這却偽不得既有是實自然是感
動得人心若以好爭之心而徒欲行禮文之
末以動人如何感化得他○先王之為禮讓
正要朴實頭用若不能以此為國則是禮為
虛文爾其如禮何○問禮者自吾心恭敬至
於事為之節文兼本末而言也讓者禮之實
所謂恭敬辭讓之心是也君子欲治其一國亦
須是自家盡得恭方能以禮為國所謂一家
讓一國興讓則為國何難之有不能盡恭敬
辭讓之心則是無實矣雖有禮之節文亦不
能行况為國乎曰且不奈禮之節文何何以
為國○雙峯饒氏曰孟子告梁王謂上下交
征利而國危又謂後義先利不奪不厭此正
是不讓處如何為國夫子是以春秋之時禮
文雖在然陪臣僭大夫大夫僭諸侯諸侯僭
天子故有為而言○雲峯胡氏曰能字亦緊

要行禮非難能讓為難常人雖欲讓私欲害之有欲讓而不能讓者故書首稱堯為克讓讓者禮之實能則實於讓○新安陳氏曰世人於辭受之際始或虛讓而卒也實受非讓也必以辭讓之實心行辭讓之實事始可以言讓有禮之實則為國而有餘無禮之實則為禮且不足其不能為國意蓋在言外也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

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朱子曰猶言不怕無官做但怕有官不會做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朱子曰致君澤民之具達則行之無位非所患也聖人所說只是教人不求知但盡其在我之實而已○南軒張氏曰患所以立求

為可知為已者之事也若有患無位與人莫
已知之心一毫之萌則為徇於外矣不患人莫
已知而求為可知則君子為已之學蓋可知
矣若曰使在已有可知之實則人將自知之
則是亦患莫已知而已豈君子之心哉○勉
齋黃氏曰求諸已而在人者有不得在我無
憾矣求諸人而在我者有不足秪自愧而已
○慶源輔氏曰人情惟患無位耳君子則以
立乎其位者為患人情惟患莫已知耳君子
則以無可知之實為患此正為已之學也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 參所金反唯上聲

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 呼荒故反下同
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 渾上聲
一理 體一 而泛應曲當 去聲 用各不同 用殊 曾子於

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新安倪氏曰荀子勸學篇真積力久則入謂真誠之積用力之久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

朱子曰一是一心貫是萬事看甚事來聖人只這心應去只此一心之理盡貫衆理○問未唯之前如何曰未唯之前見一事是一箇理及唯之後千萬箇理只是一箇如事君忠是此理事親孝交友信也是此理以至精粗大小之事皆此一理貫通之曾子先只見得聖人千條萬緒都好不知都是從這一心做来及聖人告之方知都是從這一箇大本中流出如木千枝萬葉都好都是從這生氣一流注貫去也○曾子工夫已到千條萬緒一一身親歷之聖人一點他便醒觀禮記曾子問中問喪禮之變曲折無不詳盡便可見曾子

是一一理會過來○一對萬而言不可只去一上尋須去萬上理會若見夫子語一貫便將許多合做底都不做只理會一不知却貫箇甚底貫如散錢一如索子曾子一盡數得許多散錢只無一索子夫子便把這索子與之今若沒一錢只有一條索子亦將何以貫今不愁不理會得一只愁不理會得貫理會貫未得便言一天資高者流為佛老低底只成一箇鶻突物事○問中庸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此是子思在天舉一物在地舉一物在人舉夫婦鳶與魚其飛躍雖不同其實一物為之耳夫婦之道亦不出乎此是皆子思發明一貫之道也孔子繫易辭有曰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亦發明斯道也曰所以引中庸易傳之言以證一貫之理甚善愚意所謂一貫者亦如是○東陽許氏曰一理貫萬事固是說事物雖衆只是一箇道理此言吾道一以貫之是就聖人應事處說須要體

認得聖人之心全是理行出全是道如此方是吾道一以貫之若只說萬理一原却只是論造化與此章意不相似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此聖道之一貫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新安陳氏曰此就聖人分上發上一步借天地之道之體用以形容聖道之體用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朱子曰自此之外固無餘法便是那竭盡無餘之謂○慶源輔氏曰聖道之體用與天地

一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故曰自此之外固無餘法皆自然而然莫之為而為故曰亦無待於推矣

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去聲曉也

河東侯氏曰無恕不見得忠無忠做恕不出來誠有是心之謂忠見之功用之謂恕明道言忠恕二字要除一箇除不得正謂此也○朱子曰盡己之謂忠推己及物之謂恕忠恕二字之意只當如此說曾子說夫子之道而以忠恕為言乃是借此二字綻出一貫一貫乃聖人公共道理盡己推己不足以言之緣一貫之道難說與學者故以忠恕曉之○一貫自是難說曾子借學者忠恕以形容一貫猶所謂借粗以形容細○忠恕則一而在聖人在學者則不能無異此正猶孟子言由仁義行與行仁義別耳曾子所言忠恕自衆人觀之於聖人分上極為小事然聖人分上無非極致蓋既曰一貫則無小大之殊故也猶

天道至微四時行百物生莫非造化之神不可專以太虛無形為道體而形而下者為粗迹也○一是忠貫是恕體一而用殊○忠只是一箇忠一片實心做出百千箇恕來○忠在一心上恕則貫乎事物之間只是一箇一分著便各有一箇一老者安之是這一箇一少者懷之亦是這一箇○莫非忠也恕則自忠而出所以貫之也○夫子言一貫曾子言忠恕子思言大德小德張子言理一分殊只是一箇在聖人分上日用千條萬緒只是一箇渾論真實底流行貫徹他更下不得一箇推字曾子假借來說貼出一貫底道理要知天地是一箇無心底忠恕聖人是一箇無為底忠恕學者是一箇著力底忠恕學者之忠恕乃是忠恕正名正位固是一箇道理在三者自有三樣程子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此語極是親切○忠在聖人是誠恕在聖人是仁仁與誠則說開了惟忠恕二字相粘少一箇不得○問夫子之道如太極天下之事如物之有萬物雖有萬而所謂

太極者則一太極雖一兩所謂物之萬者未嘗爾也至於曾子以忠恕形容一貫之妙亦如今人以性命言太極也不知是否曰太極便是一到得生兩儀時這太極便在兩儀中生四象時這太極便在四象中生八卦時這太極便在八卦中○覺軒蔡氏曰盡己之謂忠須是此心發得十分盡方是忠若留得一分未盡便不得謂之忠推己方之謂恕須是推己心以及人如己心之所欲方是恕若有一處推不到便不得謂之恕此是學者著力之忠恕也下文程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朱子曰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此是天地聖人自然之忠恕也學者識能由著力之忠恕亦可做到自然之忠恕所謂及其成功一也○新安陳氏曰此曾子就聖人分上移下一步借學者忠體恕用之名以形容聖道之體用

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

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朱子曰忠者盡己之心無少僞妄以其必於此而本焉故曰道之體恕者推己及物各得所欲以其必由是而之焉故曰道之用○忠即是實理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亦只以這實理流行發生萬物牛得之而爲牛馬得之而爲馬草木得之而爲草木○一本是統會處萬殊是流行處在天道言之一本是元氣之於萬物有日月星辰昆蟲草木之不同而只是一氣之所生萬殊則是日月星辰昆蟲草木之所得以生者一箇自是一箇模樣在人事言之則一理之於萬事有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動息洒掃應對之不同而只是此理之所貫萬殊則是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所當於道者一箇是一箇道理其實只是一本○慶源輔氏曰集註又擧天地之體用而釋之○雖不言聖人之體用然在其中矣故直言道之體道之用而已亦不復明言天地也○言萬殊之

所以一本者指用之出於體謂萬殊之實出於一本也本本之所以萬殊者指體之散於用謂一本之實散於萬殊也指用之出於體指體之一散於用則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西山眞氏曰天地與聖人只是一誠字天地只一誠而萬物自然各遂其生聖人只一誠而萬事自然各當乎理學者未到此地位且須盡忠恕二字誠是自然底忠恕忠恕是著力底誠孔子告曾子以一貫本是言誠曾子恐門人曉未得故降下一等告以忠恕要之忠恕盡處即是誠○雙峯饒氏曰一以貫之之字指萬而言萬者一之對也一是指道之總會處萬是指道之散殊處道之總會在心道之散殊在事以道之總會在一心者貫道之散殊在萬事者故曰吾道一以貫之當看道字問曾子答門人何不曰一本萬殊體立用行之類而曰忠恕何也曰不若忠恕兩字學者所易曉便可用功盡得忠便會有這一畫得恕便會以貫之一以貫之是自然底忠恕忠恕是勉強底一以貫之曾子之學主於誠

身故其告人便就行處說○東陽許氏曰上言至誠無息是以天地之至誠無息喻夫子之一理渾然萬物各得其所是以天地之生萬物各得其所喻夫子之泛應曲當下言至誠無息者道之體是言夫子之心至誠無息乃道之體萬物各得其所是言夫子之應萬事各得其所為道之用

或曰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於義亦通朱子曰中心為忠如心為恕見周禮疏如比也比自家心推將去仁與恕只爭些子自然底是仁比而推之便是恕慶源輔氏曰中心為忠謂中心所存本無一毫之不盡也如心為恕謂如我之心而推之於外無彼此之間也

○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朱子曰以己是自然流出不待安排布置推己是著力便有轉折只是爭箇自然與不自然○以己及物是大賢以上聖人之事聖人是因我這裏有那意思便去及人如因我之

飢寒便見得天下之飢寒自然恁地去及他便是以己及物如賢人以下知得我既是要如此想人亦要如此而今不可不教他如此三反五折便是推己及物只是爭箇自然不自然

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朱子曰天道是體人道是用動以天之天只是自然○問天道人道初非以優劣言自其渾然一本言之則謂之天道自其與物接者言之則謂之人道耳曰然此與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語意自不同○忠是未感而存諸中者所以謂之天道恕是已感而見諸事物者所以謂之人道忠是自然恕是隨事應接略假人為所以有天人之辨○問推程子動以天之說則聖人之忠恕為動以天賢人之忠恕為動以人矣又以忠為天道恕為人道

何也且盡已推已俱涉人為又何天人之分曰彼以聖賢而分此以內外而分盡已雖涉乎人為然為之在已非有接於外也從橫錯綜見其並行而不相悖則於此無疑矣又曰中庸之言則動以人爾○潛室陳氏曰忠恕是對立底道理故以體用言其體無妄故曰天其用推行故曰人○黃氏曰以聖人比學者聖人之忠是天之天聖人之恕是天之人學者之忠是人之天學者之恕是人之人畢竟忠是體近那人未發故雖學者亦有箇天是用便是推出外去底故雖聖人亦有箇人○陳氏曰中庸以中為大本是專指未發處言之此以忠為大本則是就心之存主真實無妄處言之徹首徹尾無間於未發已發程子只是借大本達道四字言之其意自不同

又曰維天之命於音烏**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朱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不待盡而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不待推而恕也○陳氏曰天

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不已即無息
也此摘詩二句以言天地之道至誠無息即
天地之忠也由乾道之變化以生萬物
而萬物各得其性命之正此摘易二句以言
萬物各得其所即天地之道之恕也朱子
謂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
及至誠無息者道之體萬物各得其所者道
之用等語皆是祖述程子此條而敷演之皆
是即天地之道以形容聖人之道根源於程
子而盡發於朱子淵乎微哉○曾子借忠恕
以明一貫是將一貫故下說程子借
天地以明忠恕是將一貫提起說 又曰聖

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惟曾子為
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 胡氏曰渾然一理者純亦不已無一毫
髮之間斷在學者則為忠在夫子則為一在
天地則為至誠無息也泛應曲當者酬酢萬
變無不合乎理在學者則為恕在夫子則為
貫在天地則為萬物各得其所也一即體貫

即用體隱而用顯故用可見學者之所能知體不可見非學之至者不能知也以子出門人問觀之當時侍坐非必一人獨呼曾子語之惟曾子爲能達此耳

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

新安陳氏曰曾子之才能達一貫故夫子以一貫告之門人之才未達一貫惟可告以忠恕故曾子以忠恕告之此所謂教人各因其才所以曰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

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

朱子曰忠恕名義自合依違道不遠乃掠下教人之意欲學者下學乎忠恕而上達乎道也曾子却是移上一階說聖人之忠恕到程子又移上一階說天地之忠恕其實只是一箇忠恕須自看教有許多等級分明○或問曾子未知體之一處莫是但能行其粗而未造其精否曰不然聖人所以發用流行處皆此一理豈有精粗緣他但見聖人

之用不同而不知實皆此理流行之妙故告之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遂能契之深而應之速云而已矣者謂聖人只是箇忠只是箇恕只是箇至誠不息萬物各得其所而已○子貢尋常自知識而入道故夫子警之曰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對曰然非歟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蓋言吾之多識不過一理耳曾子尋常自踐履入道事親孝則眞能行此孝爲人謀則眞箇忠與朋友交則眞箇信故夫子警之曰汝平日之所行者皆一理爾惟曾子領畧於片言之下故曰忠恕而已矣以吾夫子之道無出於此也又曰夫子只以一貫語此二人亦須是他承當得想亦不肯說與領會不得底人曾子是踐履篤實上做到子貢是博聞強識上做到○曾子父子相反曾點天資高明見得甚高却於行上工夫疎畧曾參天資本魯合下不曾見得却是日用間積累做工夫去一貫之說待夫子告之而後知然一唯之後本末兼該體用全備故傳道之任不在其父而在其子虛實之分學者

其必有以辨之○潛室陳氏曰聖人一心渾然天理事物各當其可猶一元之運萬化自隨初無著力處至於學者須是認得人已一般意思却安排教入塗轍須是下工夫方可要知忠恕是一貫意思一貫是包忠恕而言忠恕是箇生底一貫一貫是箇熟底忠恕又曰易所謂何思何慮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者正聖人一貫之說也○雙峯饒氏曰忠恕為說蓋有三焉一謂忠為天道恕為人道者此以微而天理顯而人事分忠恕也而聖人人事之際莫非天理之流行非微顯一以貫之與二謂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者此以內而存心外而行事分忠恕也而聖人之行事莫非此心之無妄實為之非內外一以貫之與三謂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者此以靜而未發動而已發分忠恕也而聖人已發之和皆未發之中實為之非動靜一以貫之與是三者各以兩端相為對待而以此觀彼脉絡相因亦猶忠之所以為恕而恕之本乎忠也○程子謂忠恕違道不遠下學忠

恕所以上達一貫此論不可易曾子用功處不必他求只看大學所說便是問大學所說如何是忠恕曰脩身以上忠之事也齊家以下恕之事也問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不言忠恕而言仁恕何也曰此先言仁恕之別且先教人識恕字之本義然後言一以貫之之忠恕與違道不遠之忠恕不同蓋違道不遠之恕正是推己及人之恕而一以貫之之恕則是以己及人之仁與推己及人之恕有異故曰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王氏曰朱子之說是言一貫而忠恕在其中程子之說是言忠恕而一貫在其中朱子於夫子之意詳程子於曾子之意詳程子言以己及物一句上應無待於推下應動以天爾○雲峯胡氏曰曾子借學者之忠恕以明夫子一貫之似程子則即天地之忠恕以明夫子一貫之真末舉中庸違道不遠事為學者言也本只是下學之事未說到上達因論語之一貫而及中庸之忠恕則中庸之言乃下學上達之義蓋下學忠所以上達

聖人之一下學恕所以上達聖人之貫也大抵不說出天地之忠恕則人以一貫為淺近而忽聖人之道以為易不說歸學者之忠恕則人以忠恕為高虛而畏聖人之道以為難此程子朱子教人之意也○新安陳氏曰曾子之學固主於力行然亦未嘗不先於致知觀集註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之語精察即致知也況大學成於曾子格物致知實大學之始教又觀記曾子問中禮之權變曲折纖悉必講明之豈有全不加意於致知而變化其氣質之魯者哉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程子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惟其深喻是以篤好(去聲)楊氏曰君子有舍生

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去聲無甚於死孰肯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喩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為利故也小人反是

朱子曰君子見得這事合當如此那事合當如彼但裁處其宜而為之○君子之於義見得委曲透徹故自樂為小人之於利亦是於曲折纖悉間都理會得故深好之○喩義喩利不是氣稟如此君子存得此心自然喩義小人陷溺此心故所知者只是利若說氣稟定了則君子小人皆由生定學力不可變○南軒張氏曰學者莫先於義利之辨蓋義者無所為而然也凡有所為而然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存此義利之分也朱子謂義者無所為而然此言可謂擴前聖之所未發○象山陸氏曰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喩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斯喩於

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斯喩於利矣○雙峯饒氏曰此指君子小人之已成者而言所以於義與利之精微曲折各能深曉程子是說喩以後事象山是說喩以前事○王氏曰篤好在喩後志習在喩先○陳氏曰天理所宜者只是當然而然無所為而然也人情所欲者只是不當然而然有所為而然也○新安陳氏曰君子喩義未嘗求利然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義之和之利自在其中小人喩利雖專求利然嚮利必背義不義之利利愈得而害愈甚矣要之義利之界限學者先明辨其幾微次必剛決其取舍至深喩其趣味則君子小人成天淵判矣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省悉井反

思齊者冀已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已亦有是惡雙峯饒氏曰省謂警省非徒察也○胡氏曰見人之善

惡不同而無不反諸身者則不徒羨人而甘自棄不徒責人而忘自責矣程子曰見賢便思齊有為者亦若是見不賢而內自省蓋莫不在己○鄭氏南升曰見人之賢者知其德行之可尊可貴則必思我亦有是善天之所賦未嘗虧欠何以不若於人必須勇猛精進求其必至於可尊可貴之地見不賢者則知彼是情欲汨沒所以至此必須惕然省察恐己亦有是惡潛伏於內不自知覺將為小人之歸此言君子當反求諸身如此○慶源輔氏曰人心之明賢否所不能遁然徒見之而不反諸身以致思齊內省之誠則無益於我非為己之學也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朱子全引內則之文以解此章幾

微也微諫坊記曰微諫不倦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

色柔聲以諫也○所謂以下皆内則文下倣此○朱子曰幾諫只是漸漸細

密諫不要峻暴硬要闌截○問幾諫是見微

而諫否曰人做事亦自有驀地做出來那裏

去討幾微處○胡氏曰子之事親主於愛雖

父母有過不容不諫然必由愛心以發乃可

故下氣怡色柔聲皆深愛之形見者也所

以謂幾微而諫不敢顯然直遂其已意也見

志不從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

悅則復扶又反諫也朱子曰又敬不違敬已是順了又須委曲作道理以

諫上不違微諫之意恐唐突以觸父母之怒

下不違欲諫之心務欲致父母於無過之地

見父母之不從恐觸其怒遂止而不諫者

非也務欲必諫遂至觸其怒者亦非也勞

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與熟

同**諫**新安陳氏曰不曰苦諫而曰孰諫孰字有深味純孰以諫終欲諭父母於道而已**父母怒不悅而撻**他達反**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問微諫者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得孝子深愛其親雖當諫過之時亦不敢伸己之直而辭色皆婉順也見志不從又不敢違纔見父母心中不從所諫便又起敬起孝使父母歡悅不待父母有難從之辭色而後起敬起孝也若或父母堅不從所諫甚至怒而撻之流血可謂勞苦亦不敢疾怨愈當起敬起孝此聖人教天下之為人子者不惟平時有愉色婉容雖遇諫過之時亦當如此甚至勞而不怨乃是深愛其親也朱子曰推得也好○西山真氏曰起者竦然興起之意孰者反復純孰之謂不諫是陷親於不義使得罪於州閭等而上之諸侯不諫使親不得罪於國人天子不諫使親得罪於天下是以寧孰諫也怒撻之流血猶不敢怨況下於此乎諫不入起敬起孝諫而撻亦

起敬起孝孝敬之外豈容有他念亦豈容有一息忘乎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遠遊則去親遠而為日久定省悉井反曠而音問踈不惟己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已告云之東則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己之所在而無憂召己則必至而無失也慶源輔氏曰詳味集註非身歷心驗之不能盡其精微曲折之意如此事親者宜身體之又曰有親者遠遊固不可近遊亦當有方○問有不得已而遠遊如之何雙峯饒氏曰不遠遊是常法不得已而遠出又有憂變之道聖人言常不言變

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孝矣朱子曰父母愛

子之心未嘗少置人子愛親之心亦當跬步不忘○胡氏曰遠遊特事之至近者爾惟能即是而推之則凡可以貽親之憂者皆不敢為矣范氏之說深得其旨○新安陳氏曰朱子十四歲喪父韋齋先生事母盡孝所以發明此章曲盡孝子之心老杜曰頗覺良工心獨苦信哉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胡氏曰已見賢遍反首篇此蓋複音福出而逸其半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知猶記憶也胡氏曰謂念念在此而不忘也常知父母之年

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南軒張氏曰以年之盛衰察氣之強弱而喜懼存焉亦人子盡心於其親之一事也○王氏曰愛日之誠四字於懼字旨意深切○雲峯胡氏曰人生百年日期而能百年者幾何人哉始以其期言之如年八十可喜也而期者僅二十年可懼也年九十尤可喜也而期者僅十年尤可懼也故可喜之中政自有可懼者存焉○新安陳氏日愛日者懼來日之無多惜此日之易過而於事親之道有不及也王安石詩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得愛日之意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言古者以見形甸反今之不然逮及也行去聲不及言可恥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為去聲此

故也○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矣易去聲。○朱子曰此章緊要在恥字上若是無恥底人未曾做得一分便說十分矣范氏說最好只緣胡亂輕易說了便把行不當事非踐履到底烏能及此○人之所以易其言者以其不知空言無實之可恥也若恥則自是力於行而言之出也不敢易矣○厚齋馮氏曰古人言之必行不能躬行而徒言之是所恥也後之學者直講說而已義理非不高遠而吾躬自在一所不知恥之何哉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鮮上聲

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慶源輔氏曰約與放相反

約則守乎規矩之中放則逸於規矩之外尹氏曰凡事約則鮮失非止謂儉約也朱子曰約有收斂近裏著實之意非徒簡而已或曰約恐失之吝嗇曰這約字只是凡事自收斂○此約字是實字若約之以禮約其情則約字輕○問以約失之者鮮凡人須要撿束令入規矩準繩使有所據守方少過失或是侈然自肆未有不差錯曰說得甚分明○南軒張氏曰凡人事事以節約存心則有近本之意雖未能皆中節而失則鮮矣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行去聲

謝氏曰放言易去聲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或問言懼其易故欲訥訥者言之難出諸口也行懼其難故欲敏敏者力行而不惰也朱子曰然○致堂胡氏曰敏訥雖若出於天質然可習也言煩以訥矯之行緩以敏勵之由我而

已不自變其氣質矣貴於學哉○南軒張氏曰言則欲訥行則欲敏蓋篤實自脩無一毫徇外之意也○雙峯饒氏曰此即矯輕警惰之法○胡氏曰自吾道一貫至此十章疑皆曾子門人所記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朱子曰德不孤以理言必有鄰以事言○問鄰是朋類否曰然非惟君子之德有類小人之德亦自有類○此言有德者聲應氣求必不孤立與易中德不孤不同彼言敬義立則內外兼備德盛而不偏孤不孤訓爻中大字○新安陳氏曰秉彛好德人心所同同德相應天理自然之合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數色角反

程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

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

勿軒熊氏曰後篇言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皆此意也○新安陳氏曰大倫中以人合者皆主義義有可否之分合則從不合則去不比父子兄弟以天合者皆主恩恩則無可去之理故君臣朋友之事同也○東陽許氏曰事君交友之道所當為者固非一端此章以君友同言又同一數字所以專主諫爭說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四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五

公冶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公冶長以下在當時爲今人也孔文子以下古人也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胡氏以爲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以子貢方人故疑其然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妻去聲下同縲力追反絏息列反

公冶長孔子弟子魯人一云齊人妻爲之妻如字也縲黑索也絏攣間緣反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攣

罪人長之為人無所考而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絏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音扶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為榮辱哉朱子曰雖嘗陷縲絏而非其罪則其平昔之行可知非謂以非罪陷縲絏為可妻也○慶源輔氏曰在我無得罪之道而不幸有罪自外至何足以為辱在我有得罪之道雖或幸免其罪於外何足以為榮故君子有隱微之過於暗室屋漏之中則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不幸而遇無妄之災則雖市朝之刑裔夷之竄皆受之而無愧也○雙峯饒氏曰可妻以其素行取之縲絏非罪以其一事言之在縲絏則似不可妻非其罪則無害於可妻也○齊氏曰匡章非孟子遂為不孝之子公冶長非夫子遂為有罪之人天下之不遇聖賢者衆矣

○東陽許氏曰擇壻之意全在可妻也上下面却言長雖曾在縲絏自是爲人所誣累非長實有罪則縲絏不足汙其行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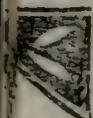
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縚(音滔)又名适字子容謚(神至反正作諡)敬叔孟懿子之兄也(魯人)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行(去聲)故能見用於治(去聲)朝(音潮)免禍於亂世也事又見(賢遍反)第十一篇

朱子曰三復白圭見其謹言言行相表裏謹言必能謹行矣又曰邦有道是君子道長之時南容必不廢棄邦無道是小人得志以陷害君子之時南容能謹其言行必不陷

於刑戮○新安陳氏曰此章本不見謹於言行意參以三復白圭章故云○或曰公冶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已也程子曰此以已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況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配合也夫婦皆可以配言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上聲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惟以為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為況聖人乎厚齋馮氏曰免於刑戮非必免於縲絏也縲絏之不免聖人所不能計特計其能保首領耳蓋世亂而刑戮易於陷之也唯謹

身免禍庶保其妻子爾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焉於虔反

子賤孔子弟子姓宓考之韻書此字音密又云姓也通作虙音伏名不齊魯人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說苑子賤為單父宰所父事者二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皆教子賤以治人之術○朱子曰居鄉而多賢其老者吾當尊敬師事以求其益其行輩與吾相若者則納交取友親炙漸磨以涵養德性薰陶氣質○胡氏曰家語云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有才智仁愛為單父宰民不忍欺以年計之孔子卒時子賤方年二十餘歲意其進師夫子退從諸弟子遊而切磋以成其德者故夫

子歎之如此故夫子既歎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賢遍反魯之多賢也朱子曰論語中說君子有說最高者有大槩說者如言賢者之類聖人於子賤南宮适皆曰君子哉若人皆大槩說○南軒張氏曰非特歎魯之多賢言義質係乎薰陶之效如此也○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雙峯饒氏曰稱人善已可言厚又推本其父兄師友乃厚之至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女音汝瑚音胡璉力展反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

音甫晷皆宗廟盛平聲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

貴重而華美者也新安倪氏曰按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

周之八簋是商曰瑚夏曰璉也此因舊註想因瑚在上璉在下而誤耳外方內圓曰簋外

圓內方曰簠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已

為問而孔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

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程子曰瑚璉可施禮於宗廟如子貢之才

可使於四方可使與賓客言而已○朱子曰子貢畢竟只是器非不器也子貢是器之貴

者與賤器不同然可貴而不可賤宜於宗廟朝廷而不可退處此子貢之偏處○南軒張

氏曰瑚璉雖貴終未免於可器也賜餘因其所至而勉其所未至則亦何所限量哉○雙

峯饒氏曰用之宗廟故曰貴盛黍稷故曰重飾以珠玉故曰華美子貢之才可使從政為

卿大夫是貴重也而又有言語文章之可觀是華美也○胡氏曰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此以為有用之成材者因下文瑚璉而加重其詞爾○或問子貢未至於子賤之君子子賤雲峯胡氏曰子賤亦未便是不器之君子特子賤能有所取以成德可充之以至於不器子貢雖有用之成材尚有所局而未至於不器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魯人佞口才也程子曰有便佞之才者多入於不善故學不貴○朱子曰佞是無實之辨又曰佞是捷給便口者不是諂是箇口快底人却未問是不是一時言語便抵當得去撰得說話也好如子路何必讀書之言子曰惡夫佞者是也仲弓為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為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

慶源輔氏曰仲弓從事於敬恕以求仁又在德行之科而夫子稱其可使南面今或者又以不佞爲慊則決非務外而事口者故以爲重厚簡黙也人情徇外而不事內求名而不務實故以佞爲賢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焉於虔反

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辨也憎惡去聲下同也言何用佞乎佞人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辨而無情實徒多爲人所憎惡爾慶源輔氏曰佞人恃口以禦人浮淺躁妄發言成文雖若可聽然其情實則未必如此心口既不相副自然招尤而取憎也○新安陳氏曰口才雖俗人所賢而實正人所惡我雖未知仲弓之

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爲賢不足以爲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厚齋馮氏曰左氏傳云寡人不佞蓋以佞爲才備以祝鮀之佞治宗廟然顔子爲邦之問夫子則告之以遠佞人蓋木訥者近仁多言者數窮佞多失言不佞不害其爲賢也○新安陳氏曰或人稱仲弓之仁而短其不佞夫子不輕許仲弓以仁而反喜其不佞○或疑仲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如顔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況仲弓雖賢未及顔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蔡氏曰全體是天理渾然無一毫之雜不息是天理流行無一息之間愛之理心之德六字所以訓仁之義爲甚切全體不息四字所以盡仁

之道為甚大只此十字之約不惟諸儒累千百言莫能盡而前後聖賢所論仁字溥博精深千條萬緒莫不總會於十字之中矣○勉齋黃氏曰當理而無私心朱子據所聞於師者而言此章即已之所見而言全體二字已足以該當理無私心之義加以不息二字又五字未盡之旨蓋亦因其所已聞而發其所獨得故子文文子章雖引師說而或問乃曰仁者心之德而天之理也自非至誠盡性通貫全體無少間息不足以名之則亦引前章之說以釋後章之旨亦足以見前說之義為詳且容也○陳氏曰仁惟此心純是天理無一毫人欲之私乃可以當其名全體云者非指仁之全體而言乃所以全體之也○西山真氏曰仁者兼該萬善無所不備如人之頭目手足皆具然後謂之人也○雙峯饒氏曰此體字當作活字看即君子體仁之體仁之體本全故體此仁者不可以不全○雲峯胡氏曰全體而不息如真蔡之說則仁之體本自渾全如陳饒之說則是以人全體之愚玩

朱子之意仁道至大是說仁全體而不息者是說仁者之人故著一者字蓋仁只是人之本心所貴乎仁者於此心本體無一毫之虧欠文無一息之間斷也○新安陳氏曰胡氏通主仁者之人之說自是程子曰公而以人體之則為仁此體仁之說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仁以為已任弘也死而後已毅也仁者本心之全德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全體此仁即弘也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此不息即毅也必如此始足以參透全體而不息者之語歟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說音悅

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蔡人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

未能如此新安陳氏曰未能真知此理而無毫髮之疑則正當學時未是學優而仕時未可以治人故夫子說其篤志程子曰不先自信何以治人○朱子曰斯之一字甚大有所指而言如事君忠事父孝皆是這箇道理若自信得及則雖欲不如此不可得若自信不及如何勉強做得欲要自信不得及又須自有所得於這箇道理上見得透全無些子疑處方是信○斯只是這許多道理見於日用之間君臣父子仁義忠孝之理於是雖已見得如此却自恐做不盡不免或有過差尚自保不過雖是知其已然未能決其將然故曰吾斯之未能信○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說之朱子曰大意便是本初處若不會見得大意如何下手做工夫若已見得大意而不下手做工夫亦不可斯者非大意而何着推其極只是性蓋帝之降衷便是○陳氏曰開於心體上未到昭晰融釋處所以未敢出

仕其所見處已自高於世俗諸儒但其下工夫不到頭故止於見大意爾 **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 或問開未能自信而程子以為已見大意見道分明何也朱子曰人惟不見其大者故安於小惟見之不明故若存若亡一出一入而不自知其所至之淺深也今開之不安於小如此則非見乎其大者不能矣卒然之間一言之對若目有所見而手有所指者且其驗之於身又如此其切而不容自欺也則其見道之明又為如何然曰見大意則於細微容或有所未盡曰見道分明則固未必見其反身而誠也○慶源輔氏曰人惟見道不分明故所言含糊不決今開斷然以為未能信未可以仕而治人故知其見道分明也○胡氏曰謂之見道分明者凡毫釐之未信皆自知之也 **謝氏曰開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毫**

不自得不害其為未信此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慶源輔氏曰聖人明於知人何不能知但其未信之實毫釐纖悉處與意味曲折不若開自知之精耳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朱子曰據他之材已自可仕只是他不伏如此小用了又欲求進是他先見大意了方肯不安於小成若不見大意者只安於小成耳如人食菜蔬未食芻豢只知菜蔬之美及食芻豢則菜蔬不足食矣又曰他是不肯便做小底所謂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問開之未信若一理見未透即是未信否曰也不止說一理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為須是真見得不義不辜處便不可以得天下若說略行不義略殺不辜做到九分也未甚害也不妨這便是未信處這裏更須玩味省察體認存養亦會見得

決定恁地而不可不恁地所謂脫然如大寐之得醒方始是信處耳○開所謂斯是他見得此箇道理了只是信未及他眼前看得闊只是踐履猶未純熟他是見得箇規模大不入這小底窠坐曾點被他見得高下面許多事皆所不屑為到他說時便都恁地脫洒想見他只是天資高便見得恁地都不曾做工夫○點見得高却於工夫上有跡略處開見處不如點然有向進之意點規模大開尤縝密○論資禀之誠慤則開優於點語其見趣超詣脫然無毫髮之累則點賢於開然開之進則未已也○慶源輔氏曰器言其志量也所見者大所知者明則其志量自然不肯安於小成其進進不已之意不至於大而化化而不知之神不止也則他日所就果可量乎○胡氏曰開得其大而不局於小○雙峯饒氏曰集註釋悅字有三朱子謂悅其篤志程子謂悅其已見大意謝氏謂悅其不安於小成其實相貫惟其見大意故不安於小成惟其不安於小成故篤志○按程氏遺書曰曾

點漆雕開已見大意集註采之以曾點事在後不欲學者躐之故去上二字○雲峯胡氏曰已見大意已字有意味蓋漆雕開已見大意而未析其微曾點已見大意而易略於細使二子之學各有所進則其已然者固如此而其未然者當不止於此也已字當如此看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桴音孚從好並去聲與平聲材與裁同古字借用

桴筏也筏房越反編竹木為之

程子曰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已皆假設之言耳此歎與欲居九夷同意子路以為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已故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

能裁度待洛反事理以適於義也慶源輔氏曰聖人欲浮海豈有憤世長往之意其憂時悶道之心蓋有不得已者子路不惟今日遂以夫子為必行而喜其與己其平日所為多傷於剛果而不能裁度以適義如率爾之對迂也之言皆是也夫子所以教之○胡氏曰得時行道使天下無不被其澤此聖人之本心世衰道否至於無所容其身豈聖人之得已棄將浮海雖假設之辭然傷時之不我用也如子路之勇於義不以流離困苦而二其心故謂其能從我是皆憂深思遠而形於言也子路不知夫子之本心而喜夫子之與己可謂直情徑行而無所忖度也○汪氏炎昶曰集註能不能字是揚而抑之慶所能者稟賦之剛果所不能者學力之未至也○新安陳氏曰既云勇於義又云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何也蓋勇於義是略見大意能勇於行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是不能審察精義而有誤勇決行之者故其仕於衛也知食焉不避其難之

為義而死之是勇於義不知食出公之食為非義是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無故以不知告之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乘去聲

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為賦春秋傳去聲後凡言春秋傳者同所謂悉索所白反敝賦是也左傳襄公八年悉索敝賦以討于蔡三十一年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知也朱子曰仲由可使治賦才

也不知其仁以學言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上聲家臣之通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朝音潮

赤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魯人○朱子曰渾然天理便是仁有一毫私意便是不仁三子之心不是都不仁但是不純爾○問三子雖全體未是仁苟於一事上能當理而無私心亦可謂之一事之仁否曰不然蓋纔說箇仁字便用以全

體言若一事上能盡仁便是他全體是仁了若全體有虧這一事上必不能盡仁纔說箇仁字便包盡許多事無不當理而無私了所以三子當不得箇仁字聖人只稱其才聖門工夫不過居敬窮理以脩身也由求只是這些工夫未到故夫子所以知其未仁若能主敬以窮理工夫到此則德性常用物欲不行而仁流行矣○慶源輔氏曰諸子之於仁蓋亦勉焉而未能有諸已也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耳方其志氣清明一存養不懈則是心存而有其仁及私意橫生一有間斷則是心亡而無其仁矣將以為有則有時而無將以為無則有時而有既不能必其有無則以不知告之○勿軒熊氏曰此與後篇由可使有勇求可使足民赤願為小相章互見兵財禮樂乃國之大政而三子之才皆足以當之見聖門有用之學能治事之才易見本心之德難全故夫子皆不許其仁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女音汝下同

愈勝也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胡氏曰十者數之終以其究極之所至而言二者一之對以其彼此之相形而言顏子明睿余例反所照即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說音悅告往知來是其驗矣程子曰子貢之知亞於顏子知至而未至之也○朱子曰明睿所照推測而知兩句當玩味明睿所照如明鏡在此物來畢照推測而知如將些子火逐些子照去○慶源輔氏曰聞一

知十不是知一件限定知得十件只是知得周徧始終無遺聞一知二亦不是聞一件限定知得二件只是知得通達無所執泥知得周徧始終無遺故無所不悅知得通達無所執泥故告往知來然思與睿亦非兩事但有生熟之異始則思而通久則明睿生而物無遺照矣又曰惟是生知之聖人則全體昭著不待推廣若夫學而知之者則須居敬窮理漸漸開明固不能無淺深之異也○胡氏曰顔子之於吾言無所不說可為知十之驗子貢之告諸往而知來者可為知二之驗又曰聞一知十豈有事可指哉亦以況顔子明哲舉首見尾而已所不及耳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與許也○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既語音御以不暇又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

聞一知十上知(去聲)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己方回見其不可企(丘氏去智二反)及故喻之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朱子曰凡人有不及人處多不能自知雖知亦不肯屈服如子貢自屈於顔子可謂高明夫子所以與其弗如之說○慶源輔氏曰自屈生於自知自知之明則不容於不自屈也且自知之明則不安於已知不難於自屈則不畫於已至此夫子所以許之)故既然之又重(去聲)許之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而已也(朱子曰聖人之道大段用敏悟曉得底敏悟曉得時方擔荷得去如子貢雖所行未實然他却極是曉得擔荷得去使其見處更長

一格則所行自然又進一步聖門自曾顔而下便用還子貢如冉閔非無德行然終是曉不甚得據荷聖人之道不去所以孔子愛呼子貢而與之語意蓋如此○新安陳氏曰孔門穎悟莫如顔子子貢可以亞之所以終得聞性與天道與一以貫之豈局於聞一知二者哉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 朽許久反杇音汙與平聲下同

晝寢謂當晝而寐朽腐也雕刻畫也杇鏝莫官反也言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也 新安陳氏曰志謂心志氣謂血氣志先惰氣隨而昏則教無施處如朽木糞牆雕杇之工無施力處也 與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行去聲

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亦以重去聲警之也慶源輔氏曰宰予以言語稱於聖門而孟子亦以為善為說辭然論喪則欲其短論仁則病其愚對社則失其義至此晝寢而夫子深責之且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則能言而行不逮可見矣胡氏曰子曰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孜孜斃眦祭反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予晝寢自棄孰甚焉故夫子責之胡氏曰宰予不能以志帥入聲氣居然而

倦是宴安之氣勝儆戒之志惰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寧為懼勤勵不息自彊此孔子所以深責宰予也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 覺軒蔡氏曰學者誠能立志以自彊則氣亦從之不至於昏惰何有於晝寢故學莫先於立志○慶源輔氏曰玩理以養心則志不昏以志而帥氣則氣不惰志不昏氣不惰則有受教之地而聖人之教可得而施也朽木不可雕糞土之牆不可杇正以腐其志氣昏惰而教無所施耳聽言觀行聖人明睿所照不待是而後能至誠與人不逆於詐故非緣此而盡疑學者仁以體物教人不倦故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也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焉於虔反

剛堅强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未見申棖弟子姓名魯人慾多嗜時利反慾也多嗜慾則不得爲剛矣問慾欲何分別朱子曰無心欲字虛有心慾字實二字亦通用○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爲物揜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宜夫子之未見也棖之慾不可知其爲人得非

悻悻下頂反自好去聲者乎新安倪氏曰孟子集註悻悻怒意自好自愛其身也故或者疑以為剛然不知此其所以為慾耳程子曰凡人有慾則不剛至大至剛之氣在養之可以至焉○朱子曰剛是堅強不屈卓然有立不為物欲所累底人故夫子以為未見○凡人纔貪一件物事便被這物事壓得頭低了纔有些慾便被他牽引去此中便無所主焉得剛○節齋蔡氏曰范氏謂剛者天德惟無慾者乃能之神龍惟有慾是以人得求其慾而制之亦得而食之聖人無慾故天下萬物不能易也蘇氏謂有志而未免於慾者其志嘗屈於慾惟無慾者能以剛自遂某聞之師曰剛者外雖退然自守而其中不詘於慾悻悻者外雖有崛彊之貌而其中實有計較勝負之意即此便是慾聖人觀人直從裏面觀出見得他中無所主只是色莊便是慾了○胡氏曰剛則已大物小凡天下之可欲者皆不足以動之所謂伸於萬

物之上是也慾則已小物大隨其意之所貪俯首下氣以求之所謂屈於萬物之下是也所以相對而相反有此則無彼也○西山真氏曰所謂勝物者謂立志堅強不為外物所奪凡榮辱得喪禍福死生皆不足以動之如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勝物非剛暴恃氣求以勝人之謂也為物揜之謂慾言陷溺於物欲之中不能自克如為物遮覆揜過而不能出也○雙峯饒氏曰悻悻只是色厲底人孟子所謂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也是此等人外面雖似剛其中心不過為名這便是自好便是慾即所謂色厲而內荏也○厚齋馮氏曰振之剛乃血氣之剛夫子所言乃義理之剛也血氣之剛物慾得以屈之惟義理之剛則不為外物所奪爾○雲峯胡氏曰孟子論浩氣曰至大至剛此天地之正氣也悻悻自好客氣也或人於申振惑其剛之似而夫子識其不剛之真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上聲故夫子以爲非子貢所及朱子曰欲無加諸人此等地位是本體明淨發處盡是不忍之心不待勉強乃仁者之事子貢未到此田地而遽作此言故夫子謂非爾所及言不可以躐等○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愚謂無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謂此

所以爲仁恕之別必列反○朱子曰此章程子晚年仁熟方看得如此分曉說得如此明白所以分仁恕者只是生熟難易之間爾熟底是仁生底是恕自然底是仁勉強底是恕無計較無覩當底是仁有計較有覩當底是恕○雲峯胡氏曰本文無字是子貢說勿字是夫子說程子是借夫子說恕之事以見子貢所言是仁之事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文章德之見賢遍反下同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慶源輔氏曰威儀德之見乎容貌者文辭德之見乎言語者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日見乎外固學者所共

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教不躐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問子貢是因文章中悟性天道抑後來聞孔子說耶朱子曰是後来聞孔子說曰文章亦是性天道之流行發見處曰固亦是發見處然他當初只是理會文章後來是聞孔子說性與天道今不可硬做是因文章得○陳氏曰聖人教不躐等平時只是教人以文章到後来地位高方語以性與天道爾○新安陳氏曰堯之文章朱子釋以禮樂法度與此不同者堯達而在上其文章見於治天下夫子窮而在下其文章惟見於吾身在天下故以禮樂法度言在吾身故以威儀文辭言也○程子曰此子貢聞夫子之至論而歎美之言也王氏曰此理在天未賦於物故曰天道此理具於人心未應於事故曰性即元亨利貞仁

義禮智是也文章至顯而易見此理至微而難言○西山真氏曰文章二字之義五色錯而成文黑白合而成章文者粲然有文章者蔚然有章文章可聞夫子平日以身教人凡威儀文辭自然成文有章者皆是所謂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也若性與天道則淵奧精微未可遽與學者言恐其臆度料想馳心玄妙反躐等而無所益故罕言之論語僅有性相近一語亦已是兼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至於贊易方云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一陰一陽之謂道繼善成性方是正說性與天道亦可謂罕言矣子貢後来始得聞之而有此歎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扶又反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

門人自以為弗及也故著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

朱子曰子路不急於聞而急於行此古人為己之實覺如人之飲食珍羞羅列須喫盡方好喫不盡又增加亦徒然○南軒張氏曰有所聞而實未副勇者之所耻也唯恐有聞則其篤於躬行可知門人記此亦可謂善觀子路者矣然比之得一善○拳拳服膺而不失者則未免有強力之意耳○慶源輔氏曰人之有勇多有用於非所當用者子路之勇用以力行真能用其勇矣○勿軒熊氏曰子路勇於力行而致知工夫不及所以死於孔悝之難○或曰此即子路聞斯行之之勇門人以為弗及而著之夫子以為兼人而退之何也雲峯胡氏曰著之者門人弗及其行之之勇推敬之辭也退之者夫子恐其徒事乎行之勇陶成之術也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

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好去聲

孔文子衛大夫名圉音語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恃其天資多怠於學位高者多恥下問位高自驕多恥問於卑下故謚法有以勤學好問為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圉得謚為文以此而已○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去聲之疾通於初妻之娣大計反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姞渠乙反其為人如此而謚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春秋左氏傳云哀公十一年冬衛太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

子朝宋人衛大夫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
疾出其妻出宋朝之女而妻之疾使侍人誘
其初妻之娣寘於犂衛邑而爲之一宮如二
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文子
遂奪其女不嫁太叔疾或淫于外州外州人
奪之軒以獻奪太叔疾之軒車以獻於君恥
是二者以奪妻奪軒二事爲恥故出衛人立
其弟遺遺疾之弟使室孔姞孔姞文子之女
疾之妻也使遺室之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
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胡簋禮器也夏
曰胡周曰簋則嘗學之矣甲兵
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

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爲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

史記謚法解惟周公旦太公望嗣王業
建功于牧野終將葬乃制謚遂敘謚法
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有大功則賜之善
號以爲稱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
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己名出於人名謂
謚號經緯天地文道德博聞文勤學好問文

慈惠愛民文慜民惠禮文賜民爵位文○朱子曰此章因論謚而發然人有一善之可稱聖人亦必取之此天地之量也○問孔姑事如此不好便敏學好問濟得甚事曰古謚法甚寬所謂節以一惠言只有一善亦取之節者節略而取其一善也孔文子固是不好只敏學下問亦是他好處周禮謚只有二十八字不成說孔文子與文王一般蓋人有善多者則摘其尤善者一事以為謚亦有只有一善則只取其一善以為謚而隱其惡如孔文子是也惟無一善可稱而純於惡然後名曰幽厲耳○如織布絹經是直底緯是橫底經天緯地是一橫一直皆是文理故謂之文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此便是經緯天地之文○胡氏曰日月星辰風雨霜露天文也山嶽河海草木花卉地文也微而鳥獸蟲魚皆有文焉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經天之文也封山濬川若草木鳥獸緯地之文也天文察乎上地文陳乎下聖人處乎中而經緯之所以裁成輔相之以為用也○厚齋馮

氏曰謚法之爲文者六而勤學好問居其一殆取諸此歟

○子謂子産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産鄭大夫公孫僑音喬恭謙遜也敬謹恪克各反也慶源輔氏曰首篇釋恭爲莊敬此又釋爲謙遜者恭敬謙遜皆禮之端緣此下文有事上也敬故以謙遜釋恭謹恪釋敬蓋謙遜乃恭之實而於行己爲切謹恪乃敬之實而於事上爲宜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忽域反廬井有伍之類左傳襄公三十年鄭子皮授子産政子産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杜氏註國都及邊鄙車服尊卑各有分部公卿大夫服不相踰封疆也洫溝也廬舍也九夫爲井使五

家相保○朱子曰有章是有章程條法有服是貴賤衣冠各有制度鄭國人謂取我田疇而伍之取我衣冠而褚之是子産爲國時衣服有定制不敢著底皆收之囊中故曰取而褚之又曰有章是一都一鄙各有規矩有服是衣冠服用皆有等級高卑義字有剛斷之意其養民則惠及使民則義惠與義相反使見得子産之政不專在於寛就都鄙有章處見得義字在子産上不在民上○或問四者亦有序乎曰行己恭則其事上非有容悅之私而能敬矣惠於民而後使之以義則民雖勞而不怨矣○新安陳氏曰事上之敬即行已之恭之所推使民之義又所以濟其養民之惠也○吳氏曰數上聲下同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去聲者三是也張氏存中曰左傳文公二年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信是閔兄嘗爲臣位應在下今躋居閔上故曰逆祀仲尼曰

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展禽柳
下惠也文仲知其賢而使在下位不與立於
朝也廢六關塞關陽關之屬凡六關所以禁
絶來遊而廢之妾織蒲以蒲爲席是與民爭
利三不仁也作虛器謂居蔡之室而山節藻
梲也有其器無其位故曰虛縱逆祀聽夏父
弗忌躋僖公祀爰居爰居海鳥也三不知也
又按家語顔回篇曰置六關王肅云六關
名魯本無此關文仲置之以稅行客故爲
不仁傳曰廢六關未知孰是姑並錄之數
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
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蓋一人一事蓋
一時皆非也厚齋馮氏曰自其立謗政作丘
賦制參辟鑄刑書言之其所未
盡者誠多也自春秋之時言之知君子之道
者誠寡也聖人之言褒不溢美貶不溢惡稱
其所長之多而所短自不能揜爾○雲峯胡
氏曰集註於使民義獨跡其實而言者子產

為政三年與人頌之曰我有子弟子產教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及其卒也孔子聞之曰古之遺愛也先儒云子產精神全在義字上夫民之所以頌之夫子所以取之者以其惠而能義孟子所謂惠而不知為政姑指濟人一事而言爾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晏平仲齊大夫名嬰程子曰人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為善

南軒張氏曰聖人論豫之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以為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為知幾蓋交道易以陵夷非正其志者莫之能守也交久而敬不衰亦可謂善矣聖人於人雖一善必錄天地之心也○勉齋黃氏曰朋友人倫之一可不敬乎攝以威儀相觀以善則一有不敬則失朋友之道矣惟其久而敬也則愈久而愈親拍肩執袂以為氣合酒食遊戲相徵逐以為生死不相背負未有能全交者也

夫子美平仲之善交友之道盡於此矣○葉氏少蘊曰夫子在齊與平仲處者八年故知其如此○新安陳氏曰常人之交初則敬久則玩久而玩必不能全交久而不替初心之敬所以為善交也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梲章悅反知去聲

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魯孝公生僖伯彄字子臧辰其曾孫諡文居猶藏也蔡大龜也古註蔡國君之守龜出蔡地因以為名長尺有二寸節柱頭斗栱音拱也藻水草名梲梁上短柱也蓋為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畫俗作畫藻於梲也當時以文仲為知孔子言其不務

民義而謟瀆鬼神如此安得為知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即此事也朱子曰卜筮事聖人固欲人信之然藏龜須自有合當處今乃如此是他心惑於鬼神一向倒在卜筮上了安得為知古說他僭若是一僭便是不仁了今只主不知言大夫不藏龜禮家乃因立此說臧文仲在當時人說是非常底人孔子直見他不是處便見得聖人徹顯闡幽處○南軒張氏曰所貴乎知者為其明見理之是非也方其時世俗以小慧為知故於文仲有惑焉夫子明之使人知夫所謂知者在此而不在彼也○新安陳氏曰不務民義本文無此意然謟瀆鬼神者必不務民義務民義者必不謟瀆鬼神二者常相關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朱子蓋即答樊遲問知之意以斷臧文仲歟○張子曰張子名載字子厚號橫渠先生長安人山節藻梲為藏龜之室祀爰居之

義同歸於不知宜矣朱子曰三不知皆是諂瀆鬼神之事○國語魯語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文仲以鳥神故命人祭之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知如字焉於虔反

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鬬名穀奴口反於音烏菟音徒○左傳宣公四年初若敖娶於䢵音云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䢵淫於䢵子之女伯比私淫之生子文焉䢵夫人使棄諸夢中夢音蒙又如字澤名也虎乳之䢵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言其女私通伯比所生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去聲伯比實爲令尹子文其爲

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去聲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其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勉齋黃氏曰喜怒不形釋三仕三已無喜慍物我無間釋舊政告新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通釋上兩節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是以夫子但許其忠而未許其仁也或問令尹子文忠矣孔子不許其仁何也程子曰此只是忠不可謂之仁若比干之忠見得時便是仁也○不問令尹子文之忠若其果無私意出於至誠惻怛便可謂之仁否朱子曰固是然不消泥他事上說須看他三仕三已還是當否以舊政告新令尹又須看他告得是否只緣他大體既不是了故其小節有不足取如管仲之三歸反坫聖人却與其仁之功者以其立義正也故管仲是天

下之大義子文是一人之私行耳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乘去聲

崔子齊大夫名杼直呂反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夫名須無十乘四十匹也違去也文子潔身去亂不使弑逆之惡得汙其身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

也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春秋襄公二十五年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左傳齊棠公
棠邑大夫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
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
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
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其無冠乎言雖不
為崔子猶自應有冠崔子因是又以其間去
聲伐晉也間晉之亂而伐之曰晉必將報欲
弑公以說於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
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伺公間隙五月莒子
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欲
使公來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氏入于
室與崔子自側户出公拊楹而歌歌以命姜
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
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
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謂崔子
宮近公宮或淫者詐稱公陪臣干胡旦反掫
將侯反有淫者不知二命干掫行夜行夜得
淫人受崔子命討之不知他命公踰牆又射

之中股反隊與墜同遂弑之愚聞之師曰當去聲理而無私心則仁矣朱子曰有人事當於理而未必無私心有人無私心而處事又未必當於理惟仁者內無私心而外之處事又當於理須表裏心事一皆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之私乃可今以是而觀二子之事雖其制行去聲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真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荀子不苟篇曰君子行不貴苟難唯其當之為貴註當謂合禮義也遂以小者二子之小善信其大者仁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讀者於此更以上章不知其仁雍也仁而不佞及孟武伯問子路仁後篇仁則吾不知之語憲問克伐怨欲不行乎并與三

仁微子箕子比干夷齊之事求仁得仁觀之則彼此交盡而仁之為義可識矣問陳文子之清令尹子文之忠使聖人為之則是仁否程子曰不然聖人為之亦只是清忠○朱子曰仁者心之德聖人所以不許二子者正以其事雖可觀而其本心或有不然也子文三仕三已略無喜慍盡以舊政告之新尹文子有馬十乘棄之如敝屣然此豈是易事後人因孔子不許之以仁便以二子之事為未足道此却不可須當思二子所為如此高絶而聖人不許之以仁者因如何便見得二子不可易及仁之體段實是如何切不可容易看○二子忠清只就事上說若比干夷齊之忠清是就心上說比干夷齊是有本底忠清忠清裏有仁二子之忠清只喚做忠清○問子文文子之事程子謂聖人為之亦只是清忠夫聖人無一事之非仁而乃云爾者何也南軒張氏曰程子之意大要以為此事只得謂之清忠然在二子為之曰忠曰清而

止矣仁則未知也在聖人事或有類此者以其事言亦只得謂之忠清然而所以然者則亦不妨其為仁也如伯夷之事雖以清目之亦何害其為仁乎○胡氏曰不知其仁謂非全體不息者不足以當之也仁則吾不知謂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克伐怨欲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殷有三仁謂三人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咈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夷齊之仁謂皆求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也夫全體者無虧欠也不息者無間斷也至於外若無虧欠間斷而中之私意根萌猶在焉亦不得謂之仁必其見於事者皆當於理而發於心者皆無所私然後可以謂之仁也○雙峯饒氏曰論語言仁有以德言者有以事言者如雍也仁而不佞問子路仁乎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難皆是以德言子文文子未知焉得仁夷齊求仁得仁殷有三仁皆是以事言以德言非全體而不息不足以當之以事言則須當理而無私心乃可以當之顏子於仁可言全體仲弓便

不可謂之全體顏子三月不違庶幾久而不息日月至焉能至而不能久不可謂之不息夷齊三仁事當理而心無私故皆可謂之仁子文文子之事非特心未能無私而事亦不當理何以得爲仁乎今以他書考之子文之相去聲楚所謀者無非僭王猾戶八反夏之事左傳莊公三十年楚殺令尹子元以鬭穀於菟爲令尹僖公二十三年楚成得臣伐陳取焦夷子文以爲功使子玉爲令尹子文爲令尹凡二十八年註杜氏曰按莊公三十年楚成王立九年矣僖公二十三年即成王之三十六年也楚自武王三十七年僭稱王魯桓公之八年也武王五十一年卒子文王立文王十三年卒子堵敖立堵敖五年卒弟成王立僖公元年楚成王之十四年也楚伐鄭鄭即齊故也五年楚鬭穀於菟滅弦六年楚子圍許許男面縛銜璧乃釋之十二年楚人滅黃十五年楚人伐隨二十年隨以漢東諸侯叛楚楚鬭穀於菟帥師伐

隨取成而還二十一年宋人以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諸侯會宋公于孟楚執宋公以伐宋已而釋之二十二年楚人伐宋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公傷股明年宋襄公死二十三年楚師伐陳文子之討其貳於宋也此僭王猾夏之事也

仕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上不能規正莊公次不能討杼弒逆又不數歲而復扶又反反於齊焉左傳襄公二十七年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欲獲息民之名如晉告趙孟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已且人曰弭兵而我不許則固携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註杜氏曰按襄公二十五年崔杼弒齊君是時陳文子出奔二十六年不經見二十七年文子存弭兵之說則文子自出奔復反於齊凡二年則其不仁亦可見矣朱子曰仁者心之德而天之理也自非至誠盡性通貫全體如天地一元

之氣化育流行無少間息不足以名之今子
文仕於蠻荆執其政柄至於再三既不能革
其僭王之號又不能止其猾夏之心至於滅
弦伐隨之事至乃以身為之而不知其為罪
文子立於淫亂之朝既不能正君禦亂又不
能先事而潔身至於篡弑之禍已作又不能
上告天子下請方伯以討其賊去國三年又
無故而自還復與亂臣共事此二者平日之
所為止於如此其不得為仁也明矣然聖人
之言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雖不輕許而亦
不輕絕也學者因其言而反以求之則於仁
之理與人之所以得是名者庶幾其可默識
乎○雲峯胡氏曰子文知有楚而不知有周
以春秋尊王之義責之不仁矣文子知有已
而不知有齊以春秋討賊之義責之不仁矣
○新安陳氏曰論至此則其事不當理而心
之私可見矣夫子只言未知焉得仁而朱子
直斷其為不仁蓋本章外究竟到底之斷案
也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三去聲

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音甫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去聲下同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左傳文公六年季文子將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杜註聞晉侯病故既而晉襄公果卒斯語辭程子曰為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為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譏之朱子曰天下之事以義理斷之則是非當否再思而已審以私意揣之則利害得喪萬變而無窮思止於再者欲人之以義制事而不汨於利害之私也○思之未得者須著子細思到思而得之方是一思雖見

得已是又須平心更思一遍如此則無不當○問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所思豈止於三日橫渠云未知立心惡多思之致疑已知立心惡講治之不精講治之思莫非術內雖勤而何厭推此求之可見○潛室陳氏曰若爲學之道則不厭思此只爲應事言之耳

○愚按季文子慮事如此可謂詳審而宜無過舉矣而宣公簒初患反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爲去聲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惑之驗歟左傳文公十八年二月公薨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欲立之見於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惡太子視其母弟宣公元年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會于平州齊地以定公位簒立者諸侯旣與之會則不得討臣子殺之與弑君同故公與

齊會而仕定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都玩反）不徒多思之為尚（問再斯可矣只是就季文子身上行事處說在學者窮索義理則思之思之而又思之愈深而愈精豈可以數限而君子之物格之至者萬事透徹事物之來皆有定則則從容以應之亦豈待臨時方致其思不審此語只是文子之事抑衆人通法皆當以再為可耶不容有越思耶而程子又何故只就為惡一邊說也朱子曰物格知至者應物雖從容然臨事豈可不思况未至此豈可不熟思耶故以再思為衆人之通法蓋至此則思已熟而事可決過則惑矣○雙峯饒氏曰窮理是思以前事果斷是思以後事○陳氏曰理明則是非判斷之果則從違決○新安陳氏曰務窮理明也貴果斷決也明於方思之初決於既思之後若不明不決而徒多思則愈思而愈惑矣）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

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知去聲

甯武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上聲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為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衛侯聞楚師敗楚成王與晉文公戰于城濮衛地也楚師敗績懼出奔楚初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不許晉伐衛衛侯請盟晉人不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聞楚敗出居襄牛之地以避晉而遂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

盟元咺衛大夫叔武衛侯弟使攝君事以受
盟于踐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或訴
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
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音狩夷叔即
叔武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
宛濮甯俞時從衛侯在外故與衛人盟衛侯
先期入甯子先先入欲安諭國人長牂音臧
守門以為使去聲也與之乘而入長牂與甯
子共載而入國公子歂犬華仲前驅歂市專
反華去聲二子並衛大夫衛侯遂驅捈甯子
未備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
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去聲之股而哭之
歂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冬會于溫
討不服也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其
廉反莊子為坐坐獄為坐士榮為大士治獄
官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元咺又不
宜與君對坐故使鍼莊子為坐又使衛之忠
臣及其獄官質正元咺蓋今勘吏有罪先驗
吏卒之義衛侯不勝三子辭屈故不勝殺士
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

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橐饘焉橐音託衣囊也饘音旃糜也甯俞以君在幽隘故親以衣食為己職言其忠至所慮者深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瑕衛公子道也○僖公三十年夏晉侯使醫衍酖衛侯衍醫名晉文欲殺衛侯而罪不至死故使醫因治疾而加酖毒甯俞貨醫甯子視衛侯衣食得知其謀乃以貨賂醫使薄其酖公為去聲之請魯僖公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瑴與玨同二玉相合曰玨王許之襄王許之秋乃釋衛侯杜氏曰按左氏僖公二十五年衛文公卒子成公立僖二十六年即衛成公元年也經稱公會衛甯速盟于向甯速莊子也則莊子嘗逮事成公矣至僖公二十八年傳稱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武子名俞速之子即成公即位之三年也以此考之甯莊子當死于成公二年左右而後子俞為大夫則武子未嘗事文公集註謂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與此少異

○程子曰邦無道能沈晦以免患故曰

不可及也新安陳氏曰朱子謂其不避艱險程子以為能沈晦者蓋於艱險中能沈晦非避事也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朱子曰邦無道時全身退聽人皆能之武子不全身退聽卻似愚然又事事處置得去且不表著其能所以為愚不可及也又曰武子九世公族與國同休戚卻與尋常無干涉底人不同○成公失國著智巧之士必且隱避不肯出武子竭力其間至誠懇惻不避艱險卻能擺脫禍患卒得兩全非能沈晦何以致此若比以智自免之士武子卻似箇愚底人但愚得來好若使他人處之縱免禍患不失於此必失於後○他人於邦無道時要正救者不免禍患要避患者又卻偷安若武子之愚既能韜晦以免患又自處不失其正此所以不可及○問甯武子世臣他人不必如此曰然又看事如何若羈旅之臣見幾先去則可若事已爾又豈可去此事最難當權其輕重○雲峯胡氏曰武子於衛為公族比干於紂為父族皆與

國存亡者也特衛成公之患在外欲免之非沈晦不可紂之惡在已不諫之而誘於沈晦亦不可程子所謂亦有不當愚者最見時中之義○新安陳氏曰以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及稱南容不廢免刑戮蘧伯玉仕卷懷等例之則有道而知當是發舒以自見無道則愚當是韜晦而無為今證以武子之時與事無事可見反謂之知盡忠濟難反謂之愚何也蓋處有道而安常者易處無道而濟變者難武子當文公時安常處順知者行所無事此可及之知也當成公之失國國家多事而能竭忠冒險保身全君此知者所避而不敢為乃若愚而冒為之非真愚也抑子厚曰甯武子邦無道則愚知而為愚者也不得為真愚是也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與平聲斐音匪

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畧於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割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本孟子不得中行而與之一章說以爲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如曾點之狂易流於老莊故欲歸而裁之也問何故只思狂士不及狷者朱子曰狂底却有軀殼可以驅策狷者只是自守得些便道是了所謂言必信行

必果者是也○成章是有首有尾雖狂簡非中然却做得這箇道理成箇物事不是半上落下故聖人雖謂其狂簡不知所裁然亦取其成一箇道理大率孔門弟子隨其資質各能成就如子路之勇真箇成一箇勇冉求之藝真箇成一箇藝言語德行之科一齊被他做得成了○成章是做得成片段有文理可觀蓋他狂也是做得箇狂人成○問孔子欲歸而裁之後來曾皙之徒弔喪而歌全似老莊聖人既裁之後何故如此曰裁之在聖人聽不聽在他○慶源輔氏曰大凡學者易得有狂簡之病非篤志為已者不能免也雖琴張曾點猶或墮於此失志意高遠即所謂志大也過中失正即其略於事者也大凡人之志意高遠則勢利拘絆他不住故或可與進於道然溺於高遠又有脫略世故之弊故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是以不可不有以裁之而使歸於中正也○徽庵程氏曰狂簡者志大而略於事宜其梗槩疏率乃能斐然成章者蓋其稟氣英明賦質堅勁雖致廣大而

不屑於精微然其規模之廣大實非卑下者所能攀雖極高明而不屑於中庸然其志趣之高明實非平凡者所能企也其立心制行豈不斐然可觀但各矜所自得非得聖人以裁之則廣大雖可觀而精微有未究高明雖可喜而中庸有未協且有琴張曾晳牧皮之夷考其行而不揜焉者矣○新安陳氏曰狂者易過中失正得聖人裁之則得中正矣狂則必貴於裁裁則不終於狂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史記列傳索隱孤竹君是殷湯所封相傳至夷齊之父姓墨胎氏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夷齊其謚也地理志云孤竹城在遼西令支縣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潮音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

然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介孤特而有分辨之意宜
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烏路反之人能改卽止
故人亦不甚怨之也○程子曰不念舊惡此
清者之量去聲又曰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
之朱子曰伯夷介僻宜其惡惡直是惡之然能不念舊惡却是他淸之好處伯夷平日以隘聞故特明之○伯夷叔齊不念舊惡要見得他胷中都是義理人之有惡不是惡其人是惡其惡耳到他旣改其惡便自無可惡者今人見人有惡便惡之固是然那人旣改其惡又從而追之此便是因人一事之惡而遂惡其人却不是惡其惡也此與不遷怒一般其所惡者因其人可惡而惡之而所惡不在我及其能改又只見他善處不見他惡處聖賢之心皆是如此○南軒張氏曰以夷齊平日之節觀之疑其狹隘而不容矣今夫子

乃稱其不念舊惡何其宏裕也蓋於其所為亦率夫天理之常而其胷中休休然初無一毫介於其間也若有一毫介於其間則是私意之所執而豈夷齊之心哉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醯呼西反

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醯醋也人來乞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徇物掠力灼反美市恩不得為直也○程子曰微生高所枉雖小害直為大事有小大理無小大范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聖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予通作與而

千駟萬鍾從可知焉故以微事斷都玩反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朱子曰如此予必如此取只看他小事尚如此到處千駟萬鍾亦只是這模樣范氏云害其所以養心者不在於大此語尤痛切醯至易得之物尚委曲如此若臨大事如何得當纔枉其小便害其大此皆不可謂識實也○問看孔子說微生高一章雖一事之微亦可見王霸心術之異處一一便見得皡皡氣象一便見得驩虞氣象曰然○慶源輔氏曰平心順理以應物則為直若有一毫計較作為則不得為直知乞醯以應人之求為不直則知所以為直矣○乞醯厚齋馮氏曰人謂申棖剛夫子以慾知其非剛人謂文仲知夫子以居蔡知其不知人謂微生高直夫子以乞醯知其非直夫子知人之道於衆好之而必察蓋如此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足將樹反）

足過也（朱子曰足者謂本當如此我却以為未足而添足之故謂之足若本當如此則是自足了乃不是足凡制字如此類者皆有兩意）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或問左丘明非傳春秋者耶朱子曰未可知也先友鄧著作名世考之氏姓書曰此人蓋左丘姓而明名傳春秋者乃左氏耳○左丘明所恥巧言左傳必非其所作）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甚於穿窬也（慶源輔氏曰此雖與穿窬事不類然其心陰巧諂諛以取悅媚謀傾陷則甚於穿窬○陳氏曰穿窬者之志不過陰取貨財而止若過諂以事人匿怨而面友其所包藏豈止於取貨財之謂邪故可恥有甚於穿窬也）左丘明恥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言丘亦恥之蓋竊比老彭之意又

以深戒學者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朱子曰匿怨心怨其人而外與交也孔門編排此書已從其類此二事相連若微生高之心久而滋長便做得這般可恥事出来巧言令色足恭與匿怨皆不誠實者也人而不誠實何所不至所以可恥與上文乞醯之義相似○勉齋黃氏曰巧令足恭諂人也其可恥者卑賤而已蔵怨外交姦人也其為險譎尤可恥○雙峯饒氏曰此上二章皆是教學者立心以直舉微生高是要人微事亦謹舉左丘明是要人表裏如一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

盍何不也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衣去聲

衣服之也裘皮服敝壞也憾恨也

顔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不伐是也易繫辭上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或曰勞勞事也勞事非己所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亦通前說與上句皆譏也後說恕也○朱子曰顔子是治箇驕字子路是治箇吝字顔子之志不以己之長方人之短不以己之能媿人之不能是與物共○問無伐善無施勞善與勞如何分別○曰善是自家所有之善勞是自家做出來底○無伐善是不矜己能無施勞是不矜己功○南軒張氏曰人之不仁病於有己故雖衣服車馬之間此意未嘗不存焉子路蓋欲克其私於事物間者其志可謂篤而用功可謂實

矣至於顏子則又宏焉理之所在何有於已其於善也奚伐為吾之所當為而已其為勞也奚施蓋存乎公理而無物我之間也學者有志於求仁則子路之事亦未宜忽要當如此用力以為入德之塗則顏子之事可以馴致矣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去聲者懷之以是一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通合二說其義方備○老者我養之以安而後方安於我○問孔子舉此三者莫是一朋友是其等輩老者是上一等人少者是下一等人三者足以盡該天下之人否朱子曰然○黃氏曰集註前說是作用後說是效驗後說與綏斯來動斯和意思相類

自是聖人地位但前說却有仁心自然物物各付物之意有天地發生氣象况顔子子路皆是就作用上說故前說為勝○程子曰夫子安仁顔淵不違仁子路求仁朱子曰他人於微小物事尚戀不能捨仲由能如此其心廣大而不私己矣非意在求求仁乎○子路顔子孔子皆是將己與物對說子路便是箇舍己忘私底意思今若守定他這說謂此便是求仁不成子路每日都無事只是如此當時只因子路偶然如此說出故顔子孔子各就上面說去使子路若別說出一般事則顔子孔子又就他那一般事上說然不意思却只如此○趙氏曰求仁猶與仁為二不違仁則只身已居仁而常不去安仁則心即仁仁即心安而行之無適非仁矣又曰子路顔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楚宜反爾程子曰顔子所言不及孔子無伐善無施勞是他顔子性分上事孔

子言安之信之懷之是天理上事○朱子曰
子路有濟人利物之心顔子有平物我之心
夫子有萬物得其所之心○子路須是有箇
車馬輕裘方把與朋友共如顔子只就性分
上理會無伐善無施勞車馬輕裘則不足言
矣然以顔子比之孔子則顔子猶有箇善勞
在若孔子便不見有痕跡了又曰子路底淺
顔子底深二子底小聖人底大子路底較粗
顔子底較細膩然都是去得箇私意了只是
有粗細○子路收斂細密可到顔子地位顔
子底純熟又展拓開可到孔子地位○西山
真氏曰聖門學者誠實端慤言者即其所
行者即其所言苟躬行有一毫未到斷不敢
輕以自許子路爲人勇於爲善而篤於朋友
故所願如此蓋私之一字乃人心之深害私
苟未忘雖於骨肉親戚之間尚不能無彼此
物我之分況朋友乎子路之言雖只及朋友
然觀其用心則其至公無私可見矣顔淵之
志又大於子路蓋視己之善如未有善視己
之勞若初無勞觀其用心雖至堯舜地位亦

歎然常若不足子路所謂車馬衣裘與朋友共特顏子善中之一善耳夫子之言志又大於顏淵蓋二子猶未免於用意若聖人則如天地然一元之氣運之於上而天地之間無一物不得其所不待物物著力然後能之又非二子所及然今學者且當從子路學起必如子路之忘私然後方可進步不然則物我之私梗於胷中如蝨賊如戈戟然又安能有善不伐有勞不矜如顏子乎況於聖人地位又高又遠非用力所可到須德盛仁熟從容中道然後不期而自至耳此非始學之事故必先學子路之忘私而後可

又曰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者也

問浴沂地位恁高程子稱子路言志亞於浴沂何也朱子曰子路學雖粗然他資質也高如人告以有過則喜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見善必還聞義必從皆是資質高車馬輕裘都不做事看所以亞於浴沂故程子曰子路只為不達為國

以禮道理若達便是這氣象也又問浴沂是自得於中而外物不能以累之子路雖未至自得然亦不為外物所動矣曰是○胡氏曰以氣象觀之子路裁於意氣者也顏子循其性分者也夫子則渾然天理者也子路所以亞於浴沂以其胸次洒落非勢利所得拘使無所滯礙則曾晳之所至矣聖人信不可及顏子地位亦高誠能先於貨利之間慕子路之勇決而去其吝嗇之心於求仁之方亦庶幾矣○慶源輔氏曰子路雖有曾點氣象而其實亦有不同曾點是知之事子路是行之事浴沂之智崇共敝之行實○新安陳氏曰人心天理本自周流特為私欲間隔故不得遂其與人同適之樂與人同利之仁爾子路之志雖未能超然如曾點之灑落然常人認物為己知有己不知有人以子貢尚貨殖以子夏而孔子尚不假蓋焉子路自甘敝縕而與人共其輕肥私欲不間隔其天理之周流得遂其與人同利之仁豈不可亞於曾點與人同適之樂乎

顏子不自私

已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朱子曰以善者已之所有不自有於已故無伐善以勞事人之所憚知同於人故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於有意也尚有勉行克治之意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為也今夫羈居宜反靮音的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靮之作在乎人而不知羈靮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先觀二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凡看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氣象問夫子如化工及羈靮之喻朱子曰這只是理自合如此老者安之是他自帶得安

之理來友信必懷是他自帶得信之理懷之理來聖人爲之初無形跡如穿牛鼻絡馬首都是天理如此恰似他生下便自帶得此理來○新安陳氏曰子路物與人共而不爲已私者也顔子善與人同而不爲已私者也夫子則廓然大公有造化物各付物之氣象不爲已私不足以言矣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上聲下同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爲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夫子自恐

終不得見而歎之其警學者深矣南軒張氏曰能見其過而內自訟則懲創之深省察之力其必能舍舊而新是圖若是則於進德也孰禦○勉齋黃氏曰自訟而見於言不若不言而自責於心之深切○慶源輔氏曰口不言而心自咎最改過之機蓋悔悟深切則誠意所蓄根深力固纔說出來意思便消散了○厚齋馮氏曰不曰不見而曰未見不敢絶天下於無人也○雲峯胡氏曰訟者欲勝人內自訟則能勝己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焉如字屬上句好去聲

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

質易去聲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為聖人不學則不免為鄉人而已可不勉哉南軒張氏曰聖人斯言使學者知夫聖可學而至雖有其質而不學則終身為鄉人而已○勉齋黃氏曰夫子自言好學學固是謙辭然聖人惟生知所以自然好學學者一出一入而不加之意正以其不能真知義理之切身故爾○新安陳氏曰忠信之質聖人與人同耳好學之至則充極此美質而為聖人不好學所以孤負此美質而不免為鄉人美質之不可恃而學力之所當勉如此○朱子答問云註疏之讀不成文理按註疏音焉如煙讀屬下文故朱子既音如字且云屬上句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五

質易去聲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爲聖人不學則不免爲鄕人而已可不勉哉南軒張氏曰聖人爲此言使學者知夫聖可學而至雖有其質而不學則終身爲鄕人而已○勉齋黃氏曰夫子自言好學固是謙辭然聖人雖生知所以自然好學學者一此[illegible]入而不加之意正以其不能眞知義理之無窮故爾○新安陳氏曰忠信之質聖人與人同耳好學之至則充擴此美質而爲聖人不好學所以孤負此美質而不免爲鄕人美質之不可恃而學力之所當勉如此○朱子答問云註疏之讀不成文理按註疏音焉如煙讀爲下文故未學既音如字且云屬上句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五

論語